秋韵

2023 年第 3 期
季刊
总第 66 期



首都师范大学离退休干部处主办

桑榆心向党 聚力勇攀登 共筑中国梦



历史学院退休教师党支部
组织教师参观首钢园



外国语学院党委组织老党员召开“情暖金秋庆重阳 赓续血脉话传承”主题党日活动



数学科学学院退休党员开展“心系首师情，共筑育人梦” 主题党日活动



化学系退休党支部学与生党支部开展“老少携手共奋进·薪火相传促发展”主题党日活动



生科院离退休党支部与教工行政党支部开展“感悟园博新韵 建设美丽中国”主题党日活动



资环学院退休党支部开展 “学思践悟二十大、彰显担当新作为”主题党日活动



初等教育学院党委组织退休与在教职工赴通州台湖公园开展健步走活动



学前教育学院赴延庆大庄科乡开展“重温艰苦岁月，坚定勇毅前行”主题党日活动

桑榆心向党 聚力勇攀登 共筑中国梦



国际文化学院退休党支部召开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大英部退休党支部赴西山森林公园开展“缅怀先烈，继承遗志”主题党日活动。



体育教研部退休党员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图书馆党总支召开2023年重阳节退休馆员座谈会



后勤党委召开重阳节慰问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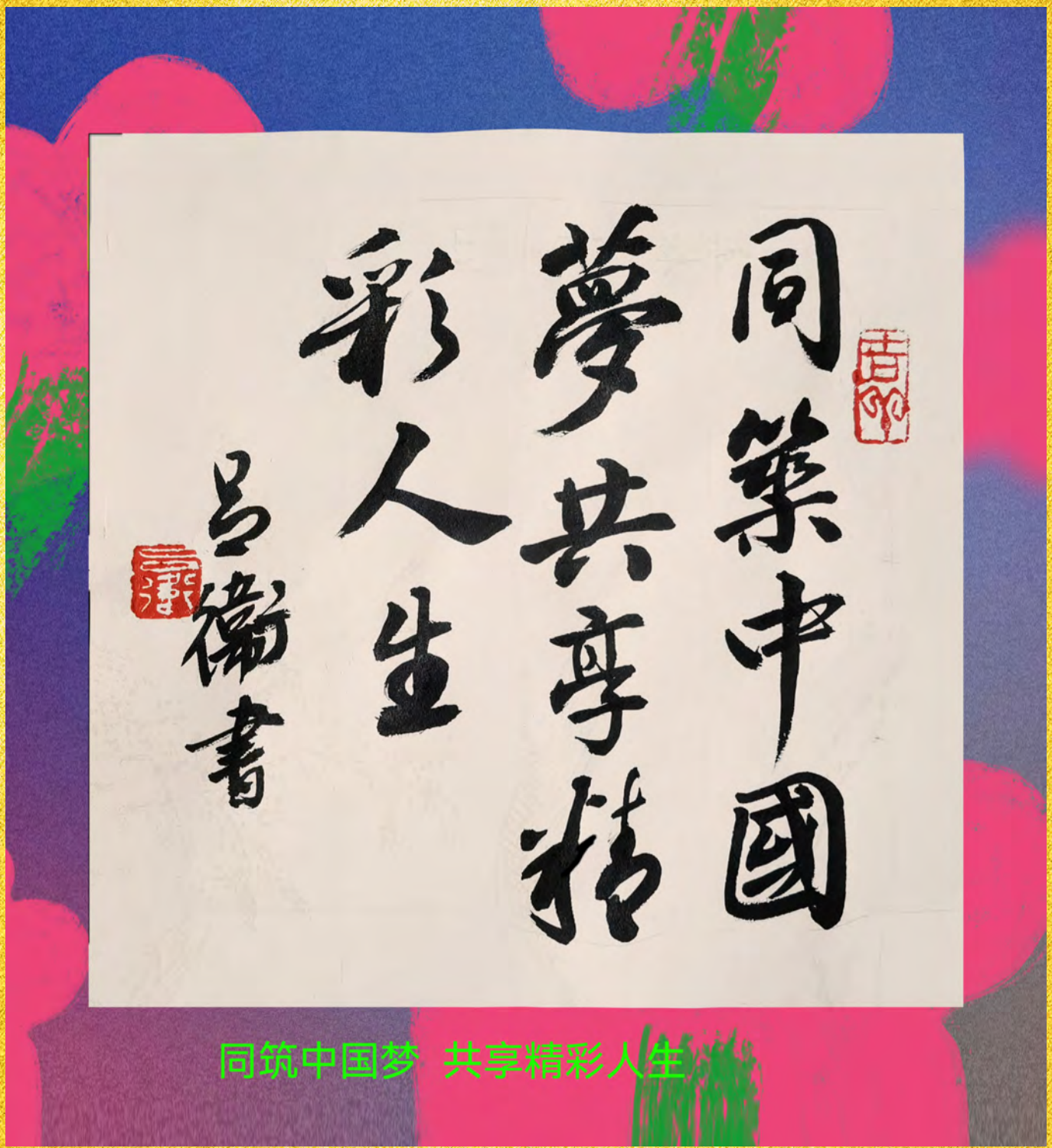
机关党委部分退休支部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



高师中心退休支部和在职支部共同组织主题党课活动



离退休干部处在职与退休教师党支部共同开展“传承同赞新成就 凝心聚力勇攀登”主题党日活动



同筑中国梦 共享精彩人生

书法作者：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吕卫

主办：首都师范大学离退休干部处
电话：010-68902192
邮箱 :qiuyungaojian@sina.com.cn

首都师范大学
离退休干部处
微信公众号

微信“扫一扫”
即可添加

目 录

封面题字 ..... 欧阳中石
封面摄影 《一家子》 ..... 刘 克 华

向您通报

我校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院……3
学校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大会 ……5
学校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大会6
学校党委举办学习教育家精神师生座谈会……8
缪劲翔同志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9
学校召开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工作动员会……10

丹心向党

投身解放戎马半生 建设中国初心不改……11

读懂中国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文学院吴思敬教授专访……15

抚今追昔

恩师刘亚兰——纪念刘亚兰先生诞辰100周年……吴树勋 18
访问罗曼·罗兰的故乡（下）……阎守诚 21
老太太的家……季 烨 24
回乡见闻……李培华 28
父亲也是赶脚人……李宝亭 31
攒钢锄的那些日子……张军立 33

流金岁月

音乐往事（六）之北京幼师复校初期……马 成 36
知青岁月琐忆（上）…… 王震亚 43
从兵团上大学的故事（下）……叶小兵 47
感恩感谢感激……蔡宝温 52
毕业前后一段往事的回忆……张钟宪 58
美好的时光，永久的记忆……刘静龄 60

目 录

七彩生活

让美妙的乐曲永留人们的心中……宋天乐 62
走进老年大学……尹　方 65
以色列印象之— 死海微澜……班武奇 66
燕赵古城易县游记……孙亚杰 69
用手机拍银河……沈京玲 72

学海无涯

“生为赤子”的唐湜……吴思敬 74
香菱学诗……齐淑静 78
启迪智慧 传承文明——参观首都师大教科书博物馆……谭进谦 81
美国的女子学院……王秋海 83

畅抒心怀

我的忘年交——侯春兰老师……李爱媛 86
神奇的中医……李恩慈 88
中国婚育风俗文化墙……王　忠 90
乌镇六首……唐　润 93
浪淘沙（外一首）……刘耀华 94

工作动态

我校开展“老少携手”校园植物挂牌活动……95
离退休干部处召开2023年度《秋韵》通讯员座谈会……96
老年大学和老琴童钢琴社团联合举办期末联谊演奏会暨汇报交流活动 97
离退休老同志集体收看我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大会…98
我校举办“红烛”老党员先锋队建设座谈会……99
我校举办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座谈交流会……100
首都师范大学育新学校与“红烛”老党员先锋队开展联建……101
我校召开新学期离退休干部通报会……102
北京高校离退休干部“六好支部”创建工作调研座谈会在我校举行103

我校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院

6月24日，首都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首都人文社科研究”专题研讨会，在实验楼报告厅举行。



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刘新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一级巡视员王定东、科研处处长李善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教授，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吴付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刘娟教授，我校党委书记孟繁华，校长方复全，党委副书记雷兴山，党委常委、副校长李海梁以及相关部处负责人，人文学部委员会成员，文学院、历史学院、政法学院、管理学院、外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文化学院、大学英语教研部班子成员及师生代表参加大会。大会由雷兴山和李海梁共同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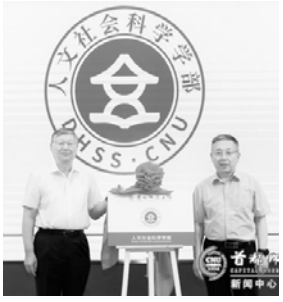
孟繁华在致辞中表示，成立人文社科学部，是我校构建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建设机制的重要举措。学部将搭建跨院系、跨学科学术平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推动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孵化与产出，培育具有全球视野、引领社会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大力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水平。

雷兴山宣读《中共首都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的决定》《中共首都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院的决定》。刘新成、孟繁华共同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揭牌，王定东、方复全共同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

究院揭牌。

李海梁宣读《首都师范大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岗位聘任的决定》。方复全为人文社科学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颁发了聘书。主任委员刘文飞代表学部作表态发言，表示学部将借助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雄厚实力，搭建学术平台，做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努力开启我校人文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张政文代表兄弟院校致辞。王定东代表北京市教委致辞。

在随后举行的“首都人文社科研究”专题研讨会上，张政文、荣新江、杨慧林、吴付来、刘娟等知名专家，围绕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理念、传统文化在人文学科发展中的主体性等问题，进行了多侧面的专题研讨。■





（上接第 5 页）入党初心、勇担时代使命，大会举行了新党员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马力耕领誓。

校党委书记孟繁华总结讲话。他代表学校党委，向为学校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付出智慧力量、做出积极贡献的党组织、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地问候和衷心地感谢，并提出了四点希望和要求：一要筑牢思想根基，永葆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二要锻造坚强党性，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决拥护“两个确立”，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以主题教育为契机，大兴务实之风、养成奋斗之风、弘扬清廉之风；三要强化政治担当，永葆立德树人的赤诚情怀，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育人育才，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实践；四要坚持久久为功，永葆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深入实施“攀登计划”，奋力进入全国师范大学“第一方阵”。他号召全校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建设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首都师大人的智慧和力量！■

学校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大会



6月30日上午，学校在校本部大学生活动中心三层演播厅召开大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市委第十六巡回指导组副组长杨剑飞、联络员王红义，校领导班子成员、中层领导干部，各院系师生党员代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大会。各院系、单位安排分会场，组织师生党员通过观看线上直播的方式参会。大会由校党委副书记雷兴山主持。

庆祝大会在全场齐唱《国歌》声中正式开始。

近期，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开展了北京高校“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工作，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施慧、教务处处长孙士聪获评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高蓉、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灵获评北京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音乐学院2021级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党支部获评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在学校组织的评选中，49人获评首都师范大学优秀教师党支部书记。会上，获奖代表高蓉、施慧、李玉颖、方敏、邢晓沛作了交流发言。

学校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放在首位，把坚守首都师大姓“师”初心使命落到实处。继续教育学院与京疆学院党总支书记林广成、教师教育中心主任王海燕交流了主题教育工作经验。

引领全体党员回望（下转第4页）

学校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9月6日上午，首都师范大学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在北一区国际文化大厦报告厅举行。北京市委第十六巡回指导组组长高峰、副组长杨剑飞出席总结大会。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全体中层干部、教师和学生党员代表、“两代表一委员”参加会议。总结大会由党委副书记王大广主持。

院系单位代表资环学院党委书记常华、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宗琥、初等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刘海涛、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务处处长孙士聪、后勤党委书记徐惠依次交流主题教育经验做法。

校党委书记孟繁华以“五坚持、五推动”全面总结学校主题教育工作。一是坚持高位统筹，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聚焦主业，推进主题教育与深化立德树人、实施攀登计划、服务新时代首都发展相结合；全校联动，落实校党委、院系党委、党支部“三级推进”体系；加强督导，落实市委巡回指导组、校领导班子、校内工作组“三方指导”机制。二是坚持固本培元，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把理论学习作为重中之重，贯穿主题教育始终，持续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构建深度学习、辅导学习、朋辈学习、浸润学习四个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心见行，党员干部善思善用。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调查研究见行见效。聚焦“育人育才”大事、“改革发展”要事、“群众关切”难事，校领导班子开展了4项集体调研、12项领题调研和33项专项调研，处级干部累计开展调研400余项，以调研促作风转变、能力

提升、科学决策、问题解决、工作落实。四是坚持同抓共促，推动学校发展再谱新篇。学校党委将开展主题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同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事业发展。五是坚持慎终如始，推动主题教育成果常态长效。抓实问题检视，突出整改成效；开展党性分析，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进行评估复盘，检视主题教育成效。

市委第十六巡回指导组组长高峰高度肯定学校主题教育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学校党委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定扛起主体责任，围绕“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立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推进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一是学校党委高度重视，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统筹制定了“一主七辅”工作方案，校领导班子以上率下、领学促学。建立了“第一议题”制度、“月度点评”机制、“领雁论坛”等，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学习体系。二是坚持统筹协调推进，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理论学习入心见行、调查研究求真务实、整改整治动真碰硬、推动发展提质增效。同时，高峰也希望学校党委善作善成，持续抓好“后半篇文章”，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学校党委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心系“国之大者”，落实党中央对教育、科技和人才的统筹部署，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攀登精神”，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



学校党委举办学习教育家精神师生座谈会



9月10日下午，学校在主楼210会议室召开师生代表座谈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前夕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首次提出了教育家精神并论述了其核心要义。党委副书记王大广出席会议，教师工作部部长苏寄宛主持会议。学生处处长、团委书记齐成龙，宣传部副部长张加春，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研究生院副院长师保国，以及师生代表三十余人参加座谈会。

师生代表先后发言。教育学院教授朱晓宏、音乐学院教授胡伟、政法学院副教授李元、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刘永顺、教育学院副教授丁永为、文学院副研究员陈国战纷纷表示，教育家精神是教师职业生涯终身奋斗的目标，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坚定“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教育之志，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玉婷、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铭微、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木尼热、学前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杨雨晨、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胡雅涵表示，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要学精专业，涵养德行，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和遵循。

王大广总结讲话。他指出，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刻阐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并勉励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这是对广大教师殷切勉励和巨大鼓舞。教育家精神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素质标准，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教育家（下转第9页）

缪劲翔同志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日前，北京市委批准：由于年龄原因，孟繁华同志不再担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缪劲翔同志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9月13日上午，首都师范大学召开教师干部大会。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游钧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冷强田同志宣布干部任免决定。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局长级）张革同志主持会议。

市委组织部、市委教育工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领导成员，中层干部，学术委员会和教代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缪劲翔同志简历：

缪劲翔，1973年1月出生，汉族，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研究员。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北方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上接第8页）精神的内涵要义，其中，理想信念体现的是为学为师的政治要求，道德情操体现的是为学为师的品行要求，育人智慧体现的是为学为师的能力要求，躬耕态度体现的是为学为师的奉献要求，仁爱之心体现的是为学为师的情感要求，弘道追求体现的是为学为师的胸襟要求。这些内在要求相互衔接、体系完整，是对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和教育理念的高度概括。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加强研究阐述，充分贯彻落实，发挥攀登精神，在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中贡献应有的智慧和力量。各院系单位党委（党总支）要及时组织广大教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教育家精神高位引领，营造尊师重教校园氛围，抓牢师德师风建设，坚守教师职业行为准则，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教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汇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学校召开建校 70 周年系列活动工作动员会

10 月 13 日，建校 70 周年系列活动工作动员会在校本部实验楼报告厅召开。党委书记缪劲翔、校长方复全等全体校领导出席会议。各院(系)、单位负责人，校友、教师、党外人士和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王大广主持。

党委常委、副校长宋军介绍了建校 70 周年系列活动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美术学院师生设计团队负责人王佳介绍了建校 70 周年系列活动主标识。数学科学学院酒全森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胡雅涵同学，文学院 1987 届毕业生、北京市月坛中学校长张文生校友，作为教师、学生、校友代表依次发言。

方复全在讲话中强调，70 周年是学校发展重要的里程碑，是一代代首都师大人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重要契机，是递交“教育强国，首都教育何为”的首都师大答卷的关键时机，更是全体首都师大人聚力谋远、开创新篇的战略良机。全校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全员参与、群策群力，奋力实施攀登计划，高质量推进“双一流”建设，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者按：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舍生忘死，浴血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结束了国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历史，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复兴新征程。为传承红色基因，特推出“追寻”系列，讲述我校老党员的故事。

投身解放戎马半生 建设中国初心不改



孙金生，男，1929 年 6 月出生，1948 年 8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5 年 5 月转业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历任科员、副科长、副处长、正处级调研员，1989 年 3 月离休。

一、参军

孙金生 1929 年 6 月出生于河北衡水的一个农家，在他三岁的时候，父母双双去世，年幼的孙金生便跟随叔叔一起生活，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少年时他积极参加村里的民兵组织。1948 年 8 月 19 岁的孙金生光荣参军，来到东北四野 46 军 136 师 407 团 2 连，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二、打锦州

部队紧张火热的生活使孙金生很快成长起来，他所在的连队是部队的尖刀连，是一把能直插敌人心脏的尖刀，在解放锦州战役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攻打锦州时，战斗打的非常激烈，孙金生和战友们在上级的指挥下采用麻雀战术，屡屡制敌，取得了多次胜利。在最后的巷战中，孙金生不怕牺牲，勇猛进攻，冲锋在前，

敌人扔出的手榴弹在他身边不远处爆炸，他的牙齿被炸掉了，血流了满脸也顾不上，用手擦一把就继续投入战斗。战斗持续了三十多个小时，我军终于拿下了锦州，锦州解放。在这场战斗中孙金生所在连队浴血奋战，顽强抗敌，连长、指导员英勇牺牲，全连一百多人仅剩十几人，孙金生他们以血战到底的勇气，全歼了敌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后，该连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

三、解放天津

东北相继解放后，孙金生所在部队向南挺进，先后解放了唐山、塘沽。在打塘沽时，孙金生和战友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们忍着饥饿跑过封锁线，打下了几个仓库。仓库里装的全是白面、哈德门香烟等各种物资，战士们高兴坏了，这下部队的物资补给有了。

接着部队从唐山一路向天津进发，到达天津后，孙金生他们连夜挖战壕、埋地雷，做着战斗前的准备。当天下午四点发起对天津的总攻，天津城外有条护城河，平时敌人用吊桥出入，易守难攻。战士们就用竹子捆成梯子，冒着枪林弹雨扛着梯子站在河里架起了人桥，一个人牺牲，其他人立刻补上，保证了部队的顺利通过。在炮兵的配合下，经过三十二个小时的进攻，敌人很快投降，天津解放。此次战斗没有造成我军大规模伤亡，战士们士气高涨，都欢呼雀跃。

在天津稍作休整后，孙金生所在部队到达河北霸县，在此接受为期一个多月的动员教育，准备南下。

四、南下渡江

南下动员教育结束后，按照上级指示，经过四十六天的急行军，部队到达武汉。为了不打扰当地的老百姓，孙金生和战友们就在马路上休息，一边侦察敌情，准备渡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



孙金生老师荣获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2000 年 7 月孙金生老师（第三排右数第一）与离休支部的同志合影

但他们仍不甘心失败，一面与我方假和谈，一面部署江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我南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解放军用木帆船做主要航渡工具，孙金生和战友们发扬英勇顽强、有进无退的战斗作风，不顾国民党军队陆海空协同的炮火阻击，经过一夜战斗，胜利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江防阵地，登上南岸。敌人落荒而逃，孙金生所在的 136 师乘胜追击。

后勤部队跟不上，追击路上也没有人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就在饭点时观望哪个地方冒烟，一定是国民党军队在做饭，就悄悄摸过去，打跑敌人，用他们的饭填饱肚子。打仗时解放军战士每人都发一个碗，孙金生的碗在战斗中被子弹打碎了，没法用,他就在地上随便拣个东西当碗，掰两根树枝当筷子。

随后，孙金生又跟随部队相继解放了长沙、海南。

五、开展地方工作

为了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孙金生所在部队驻扎汕头。国民党军队经常投射病毒炮弹，这些炮弹里面装着带有病毒的苍蝇、跳蚤、蚊子，一旦扩散就会造成病毒的大规模传播，极大威胁着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孙金生和战士们穿着白大褂、戴着简易防毒面具，冒着生命危险消灭病毒。

由于孙金生在东北时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根据需要，他离开部队,被组织派到汕头大石桥区当区长，开展地方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种植庄稼，他把群众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孙金生去汕头武装部开会，会议动员大家参加抗美援朝，保卫东北胜利果实。孙金生对东北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立刻报名，再次回到部队，准备入朝参战。

六、抗美援朝

孙金生和另外一百三十五人组成三个排，他们先到衡阳集结，然后坐车至丹东。在丹东领取服装后，孙金生被编入46军407团2营炮连，负责迫击炮。1950年12月，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面对美军的现代化装备，志愿军采取游击战术，牵制敌军。孙金生所在部队主要在三八线附近作战。作战环境十分艰苦，除了武器装备落后于敌人，部队的物资补给也十分匮乏，伤员不能得到很好的救治。孙金生和战友们不怕牺牲，克服种种困难，在上甘岭战役中，勇往直前，咬牙战斗四十二天，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一战金城战役中，孙金生所在部队在中线集中火力正面进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连同其他方向作战，志愿军共歼敌5.3万余人，有利地配合了停战谈判。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孙金生还荣立过一次二等功。一天午饭后，孙金生和一名战士带着迫击炮打埋伏，他们观察到远处驶来一辆美军的中吉普，孙金生立刻用手丈量距离，指挥发射炮弹。炮弹正好炸到车上，消灭了对方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因为此次的出色表现，部队给孙金生记了二等功。

七、转业至地方

战争结束后，孙金生离开部队，转业到北京师范学院，建设新中国。孙金生小时候家庭困难，没有条件上学，但他一直渴望学习。转业后，他白天在学校工作，晚上上夜大。工作再累，他都坚持学习。

在学校，孙金生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主持修建了校医院，做过行政、党建工作，兢兢业业直至离休。■

向党说句心里话：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如今我们的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指明了奋斗方向。我要好好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永远跟党走，继续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光发热、增添正能量。”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积极宣传“五老”（即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奋斗历程和感人事迹，充分发挥“五老”教育引领下一代的作用，教育部关工委在全国高校全面开展“读懂中国”活动。

我校关工委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院系二级关工委积极指导青年大学生访谈本院系“五老”人员，并以征文和微视频形式记录展示。今后我们将陆续登载这些院系对我校优秀老教师的访谈。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文学院吴思敬教授专访



他，长期从事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和当代诗歌批评工作，是新时期以来当代诗歌发展史中重要的开拓者、引领者和见证者，堪称“一座活动的诗歌博物馆”；他，所带的硕士博士有几十人，为诗坛培养了一批影响日盛的优秀诗歌评论家或高校的管理者，是当之无愧的“全国优秀教师”。退休之后的他，仍然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不少省部级项目的研究，十几年如一日地践行“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理念。这位即将年满八十周岁的老人，就是吴思敬同志，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探索》主编，也是一名老党员。

1961 年，吴思敬同志入读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校曾组织他们全体新生观看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女教师瓦尔娃拉的奉献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他，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太多的事情亟待人们去研究、去建设。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秉承“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观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带着对诗歌矢志不渝、一以贯之的热爱与热情，投身于工作。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师范学院分院讲师、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等等，为学为师，桃李芬华。在他高尚的人格风范、敏锐的鉴赏眼光、出色的组织与领导力的背后是炽热的“诗心”与“师心”。

自 1978 年开始发表作品，吴思敬同志一直笔耕不辍，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4 年他担任全国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的主编至今。该刊每年出版 4 期，发稿量 100 万字，吴思敬同志长期义务为其工作，却未发表过一篇他自己的文章。此刊物无任何经费支持，没有任何编制，是他多方面争取，几经波折才成功复刊，几经“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一直坚持到今天。“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研究更是加倍的寂寞事业。”是对诗歌的热爱和信念与工作上的奉献精神支撑他一路前行。他集稿有方，编刊甚力，殚精竭虑又乐此不疲，不计较利益得失，所作一切只求对诗歌事业有用、有补，坚持办好一个高学术品位的理论刊物。《诗探索》博采兼容、多元并举的风格，代表了他穿透历史的眼光与宏大视野，更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退休之后的吴思敬同志仍在继续着他的事业，在返聘工作岗位上不断发挥余热，为院系发展倾尽全力。

他坦言自己的生活没有因退休而改变，科研工作、教学工作、社会工作，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这些内容对于他来说早已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每一天都过得充实、饱满、有意义。

他在退休后，先后作为主编完成了《中国诗歌通史 · 当代卷》和《20 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分别荣获国家级优秀成果一等、北京市特等和一等的好成绩，入选“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展览”，而他所申报的教育部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也即将奏响凯歌。

他自淬自砺，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已有的研究思路，每年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其中不乏在学界引起反响的创新观点。

吴思敬同志对有理想的后辈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无私的提携与帮

助，非常热心地关切后辈的发展。某黄姓青年为重庆南山区某监狱服刑犯人，对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写信给吴思敬同志表达了强烈的学习愿望后，吴思敬同志写信鼓励他坚持写作，并寄去诗集及相关资料，坚持联系长达五年之久。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在四川参加一次学术活动之余，吴思敬同志还意外经历了一场惊险的“大营救”。那日清晨，在峨眉山的舍身崖前，一名年轻的男子跨越防护栏欲轻生求死。不能容忍一个生命在咫尺前做出冲动的选择，吴思敬同志及时拨打了救援电话，在他和同行弟子以及路人的合力劝说及帮助下，成功将该男子救下，交予赶来的警察。在和该男子的交流中，吴思敬同志耐心倾听男子的坎坷经历，并与弟子王珂用“诗歌治疗”积极开导，还留下了联系方式，传播了一位师长的“正能量”。

面对新时代，吴思敬同志认为诗人或者更广义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要做一个呼唤心灵自由的人，一个葆有童心的人，一个拥有大爱的人，一个既要仰望天空又要俯视大地的人。而这正是他一直以来用身体力行证明的。无论是为师从教，还是主办刊物、学术科研，都是在张扬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心灵的自由与独立，有一种强烈且主动的时代精神和责任感。他的个人经历也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交相辉映，他是时代命运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培根铸魂，守正创新，内外兼修。他用守正不移的思想觉悟、对诗歌事业无私的热爱和坚定扎实的业务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吹响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前进号角，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贡献出他的重要力量！



作者：范宇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9 级本科生）
龚晗笑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0 级本科生

恩师刘亚兰

——纪念刘亚兰先生诞辰100周年

学前教育学院　　吴树勋



回忆在北京艺术学院难忘的金色时光，有幸受到了诸多既博学又爱生的恩师教海，刘亚兰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刘亚兰1923年出生在哈尔滨，从小随父到了前苏联莫斯科，她在苏联长大、高中毕业后考入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学习油画,而立之年回来报效祖国。所以她俄语、英语说的都很流利，专业技术与理论修炼都很精深，中国话倒不利索，外文写起来像流水一样，中文写得很慢，字也有点像学生。

她讲课时很少写板书，但课讲得非常认真、详细。对每一位学生都尽心尽力指导，不分课内课外，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可以说是“全天候”的老师。星期天有时邀我们到她家里来做客学习。

那时她住在西城区府右街饽饽房一个小院里。我们来了，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喜爱，和我们围坐在地毯上，有时每人还发给一块糖。她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又一本从苏联带回来的大画册，《列维坦》《谢洛夫》《苏里科夫》《列宾》……我们边看边听，如饥似渴。

给我印象最深、至今不忘的是她讲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画面上一群纤夫拖着疲惫的步伐在伏尔加河沙滩上前进。船上穿红衣者是船主，盛气凌人，大声吆喝，似用鞭子在催促这群劳苦的人为他卖命。拉纤者虽都愤愤不平，但毕竟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表情动作也都不同:有无奈的老人，只能逆来顺受；有退役军人，叨着烟斗，眼睛里冒着怒火，但还是往前拉着；唯独那个最年轻的孩子拉里卡，不堪忍受这痛苦的

折磨，在挣脱，在反抗。他脖子里挂着一个十字架，这是他的母亲在和他离别时送他的，祈祷、祝福自己的儿子一路平安。老师讲到这一细节时，我们被感动的简直要落泪。

老师讲，列宾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画家，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爱戴，为了画好这幅画，列宾三次深入到伏尔加河纤夫中体验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对画面里所画的每一个人他都非常熟悉，所以他的作品能真实生动地反映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尖锐的揭露了沙皇时代教会的黑暗和腐朽。

老师又讲到列宾是 20 岁考进了彼得堡美术学院，年龄正和我们相当，受到老师克拉姆斯柯依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的影响，他的每幅作品，如《意外归来》《伊凡雷帝杀子》等都像格林卡的音乐、托尔斯泰的小说和普希金的诗一样美。

刘亚兰先生自己也有不少画作和画家译著，除《列宾》之外，还有《马克夫斯基》、《列维坦》、《谢洛夫》、《布留洛夫》、《费多托夫》等。均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刘亚兰先生的美术作品，无论静物还是人物，色彩明快和谐、形象鲜明，富有东西方文化艺术融合的韵味。回国后她不断地学习使用中国画的笔墨。刘亚兰画展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均受到好评。

刘亚兰先生深受前苏联巡回展览画派优良传统的影响，重视生活、热爱自然，从不放过每一次深入生活的机会。

1959 年北京艺术学院组织师生下乡深入生活，刘亚兰先生和吴冠中先生跟随我们班到平谷县大华山公社。我们班分住在两个小山村，吴冠中先生随一部分学生住在土厅，刘亚兰先生跟我们住在魏家湾。老师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工农兵学习，接受再教育。

劳动是到山上为果树培雪，那时正值寒冬腊月，平谷山区里一片冰天雪地，手脚冻得生疼。因她平时身体就很瘦弱，大家很怕刘先生吃不消，她倒鼓励我们不要怕，这和苏联的冷差远了。中国不是有句老话，“不受寒窗苦，哪得后来福”。触景生情，在山上休息时，刘先生不顾疲劳又给我们讲起了苏里科夫的名画《女贵族莫洛卓娃》。她说，画面上环境背景不也是冰天雪地吗？苏里克夫若不深入生活积累体验，不去细微观察，怎么能画出这样好的画？在校学习要刻

苦、学好本领，将来才能更好的用艺术来服务人民，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老师不止在专业上悉心教育我们，在生活的细微处都很注意。她让我们把扔掉的一块块肥皂头捡起来用旧袜筒包好，用来洗油画笔，物尽其用，不要浪费。这才是又教书、又育人、立德树人啊！

为了加强民族艺术教育，1964年国务院决定将北京艺术学院拆散。音乐系留下来，在原址成立中国音乐学院；美术系分成了三部分：一支并入中央美院，另一支并入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第三支由系主任李瑞年和系党支部书记董玉龙率领一支相对年轻的骨干力量，到北京师范学院创建美术系，也就是今天的首师大美术学院。在这支骨干队伍中就有刘亚兰先生。她将自己的家搬进了现首师大教工宿舍楼，一教又是多届学生，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工农兵学员。

晚年她跟着儿女到了澳大利亚定居，临走前一天晚上抽空来到我家看望她的老学生。那时我住在西四北二条新成胡同的两间小屋，来了也不让招待她，只要一杯热茶。这是她的习惯，师生都不许客气，才是真挚。我女儿已上中学，特别喜欢她的油画，阳光灿烂，色彩丰富，笔触活泼，非常优雅。女儿不怕刘奶奶笑话，拿出来自己临摹她的《窗前的花与水果》，她高兴地指点，对一个小孩子也是那样认真，又摸着孩子的头，拉着孩子的手，鼓励道：好好学习，大有前途。为了祖国美好的未来，她好像用自己的双手在托举扶持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努力向上攀登。

有人问她，为什么视艺术为生命，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她说：因为学生给我的友谊和爱戴，因为自然与生命赋予我的欢欣，我感到了难以言表的满足。

这是我对恩师刘亚兰先生的速写。■



晚年我与刘亚兰先生重逢

访问罗曼·罗兰的故乡（下）

历史学院　阎守诚

据姐姐的回忆，父亲晚年对罗兰的指导与关爱，深深感念；对《米开朗琪罗传》未能出版，有负罗兰的期望，非常遗憾。父亲非常伤感地说：我可能再没有机会去欧洲了。



阎守诚、马丁娜、阎守和（从左向右）

最近我准备为父亲写本传记。姐姐很支持，邀请我到欧洲去看看父亲当年学习、工作的地方，查找一些资料。还有就是去为罗兰扫墓，代替父亲表达感激之意，为父亲弥补内心的遗憾。

我们到克拉姆西是由罗曼·罗兰学会主席马丁娜接待的，她为我们预定好了旅馆。我们到克拉姆西后，马丁娜和她的助手让·拉科斯特先带我们去参观离我们住的旅馆不远的罗兰父亲的住宅。

罗兰于 1866 年 1 月 29 日出生在这里。罗兰的父亲是一位公证人，是当地颇受尊重的人士。罗兰的祖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激进的革命分子，罗兰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罗兰的母亲庄重而富有文化修养，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罗兰从童年时代起，母亲就教他弹钢琴，在母亲的教育熏陶下，罗兰拥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高超的钢琴演奏水平。为了使罗兰受到更好的教育，在他十五岁时，罗兰父亲决定举家迁往巴黎。

罗兰父亲的故居现在已改为罗曼·罗兰历史和艺术博物馆，其中陈列的内容包括当地出土的高卢－罗马时期的文物，运河上用过的木筏，这一地区的瓷器、各种艺术品及名画，名画中有一部分是由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赠送的。只有罗兰出生的房间是有关罗兰的专题展室，展题是“罗

兰，故乡的骄子”。

展室内外，陈列着罗兰家族的谱系，书橱中有罗兰各个时期的著作，有 1916 年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和证书。展室中央放着那张罗兰和甘地会见时的书桌，桌上还有那台旧的打字机，这些都是从瑞士运回来的原物。展室的墙边，放着一张红丝绒的长沙发，沙发上有三副耳机，参观的人可以通过按键，选择听到罗兰讲话的声音或用钢琴演奏的音乐，仿佛罗兰依然在这间屋里。紧靠博物馆的一条街,就被命名为“罗曼罗兰街”，表达了故乡人民对他的敬重和怀念。

在克拉姆西的三天，马丁娜还带我们去参观了罗兰 1940 — 1944 年居住的小市镇维内热。1937 年罗兰在这里买了一幢房子，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罗兰的工作室和罗兰夫妇的卧室，三楼是罗兰夫人的母亲和保姆的卧室。

罗兰在这里逝世后，罗兰夫人将这幢房子和房内的东西全部捐赠给巴黎大学。后来巴黎大学管理处与维内热市共同决定在罗兰故居建立了泽乌博物馆，主要陈列现代绘画作品，其中还有三幅毕加索的画。罗兰的卧室和工作室还大致保持了原状。马丁娜送给我们一张罗兰故居的画片，并在画片背面题词：“罗兰学会主席马丁娜非常荣幸你们来参观罗兰的故居。2011 年 5 月 25”. 署名是“马丁娜和她对你们的友谊”。

在和马丁娜的接触过程中，深感她的干练与热情。我们只知道她原来在巴黎工作，退休后，她和他的先生一起回到柏赫威村居住。马丁娜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村里，这个村庄也是罗兰祖父居住的地方，所以马丁娜和罗兰是真正的乡亲。由于她热心公益，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因此，被推举为学会主席。

这个学会还设有一位秘书，负责具体事务；一位财务，管理经济。正式会员有 350 人左右，加上联系的人就有近 700 人。参加学会的有专家、学者，也有热爱罗兰的人。马丁娜说，柏赫威就有不少参加学会的村民。这一点和我们国内学会大概有所不同。国内的学会是纯粹的学术团体，而罗曼罗兰学会既是学术团体，也是热爱罗兰的群众团体，她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学会每年要开一、两次年会，每两月出一期会刊，会刊的名称就叫《柏赫威》。学会的一切活动，都由会员义务承担，如会刊的编辑、排版、

撰稿都不付报酬。虽然会刊的出版由巴黎大学资助，花费最多的还是会刊的邮寄费，大约每期 1000 欧元。马丁娜的先生自然是承担义务最多的会员，每期会刊出版，他都要开车去巴黎运回来，再加以分发。我们出去参观，也都是先生开车，令我们很感动。

我们此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为罗兰扫墓。罗兰去世后就葬在柏赫威村的公用墓园，后来，罗兰夫人也与罗兰合葬在这里。

罗兰夫妇的墓在公用墓园的一个靠墙的角落里，和墓园里其他墓地相比，显得格外简朴，没有任何装饰，就是平躺着的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上刻着罗兰夫妇的姓名。墓碑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雨，已经很陈旧，落满了尘土。墓碑前方与墙之间，有一株粉红色的玫瑰花，是马丁娜亲手种植的。

我们在墓前献上了两盆花，姐姐用法语致悼词。她回顾了罗兰对父亲的关爱和教导，也告诉罗兰父亲晚年的遭遇和对他的感激，告诉罗兰父亲对《米开朗琪罗传》未能出版的遗憾。姐姐最后说：“我和弟弟来到您的墓前，代表我们的父母和全家向您献花。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这白色的菊花代表着我们的哀悼和思念，这红色的石竹花代表着我们的感谢与祝愿，祝愿您和夫人在天堂里生活得幸福、快乐！”姐姐的悼词受到在墓旁的马丁娜和让·拉科斯特的赞扬，他们对姐姐说：“您的讲话很让我们感动”。

在罗兰的墓地，我也很感动。我在大学时就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在我心目中，罗兰是一位光芒四射的文学巨匠。当时，想不到父亲和他还有这样一段温暖的际遇；更想不到半个世纪后，我会来为他扫墓献花。罗兰墓地的简朴、平凡，也出乎我意料之外。如果不是马丁娜带我们来，我们很难找到偏处一隅的罗兰墓地。罗兰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故乡的怀抱里，躺在乡亲们的身旁，倾听着他熟悉的运河的涛声。我想，这简朴里有他高尚的品格，平凡里有他伟大的精神，这大概就是罗曼·罗兰的魅力所在吧！■



老太太的家

文学院　季烨

又到阴历七月十五了，中元节，老太太告诉我的。阴历七月十四是她生日，所以我就记住了。对这个生日，她说过“不好”。

老太太是我继母，67 年秋进的我家门。对她的到来，我们都本能地排斥，但我们都已大了，也知道该懂事了，也就别别扭扭地接受了，但私底下一直称她老太太。

她脑子里没政治，要不然，66 年文革我家被抄过,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67 年北京文革还热闹呢，她进了我家门。她说图我爸“这人好”。

她和我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她是工人，大概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文化，不会写。她从不说自己的经历，也从不谈命不好。 我们大略知道，她是河北束鹿人，家里好像算个富农或者是富裕中农，唯一的弟弟当民兵打鬼子时牺牲了，剩下老母亲、她和寡妇弟媳一起生活，要了个孩子当烈士遗孤。她在老家嫁过人，后来那男人出外经商，把她甩了，她就一直留在前婆家。解放后招工进了纱厂，困难时期纱厂解散分配到了食品厂。大家都知道纱厂累，她却怀念纱厂，常说“食品厂那活不是人干的”。她后来一直没再婚,也没有过自己的孩子，但是她弟弟的遗孤和前小姑子再婚留下的女儿，都是她给带大的。

我妈去世后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天塌了大半。爸爸中年丧妻本就不会持家，还带着四个孩子：有上大学的、高中的、初中的，我刚满 16，弟弟还不到 13 岁——都要吃饭穿衣读书参加活动。小莹至今记得我住宿时的被面，凡是有花的地方全是一个个大窟窿，我只好把被子反过来叠。

老太太来了以后，我们家一下变得齐整洁净，像个家了，经济上好像也不那么捉襟见肘了。到这年底，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外地，第二年我和弟弟也分别到了东北兵团和山西插队，爸爸则整个机关一锅端到了吉林舒兰干校，家里就剩了老太太。



这是漂流四散前的全家照，也是第一张。想起来，我妈在世时我们竟然没有一张全家福。大姐即将离京去外地，眼里隐隐透着忧伤。我爸多苍凉啊，此一别，四分五裂，凶多吉少。

因为有她在，房子虽然被换成了小的，但总算保留下来了。倘若没有她，我们连家都没有了。

走之前，她和爸爸到商场给我买了条毛裤，是我的第一条完完整整的新毛裤，宝贝得很。在北大荒冰天雪地里，穿在棉裤里，帮我抵御了寒冷。

在北大荒，盼啊盼，想的就是北京这个家——三不老一号612：屋里摆着巨大的观赏绿叶，窗外开着大朵绚丽的月季花。

探亲假回到北京，她看着我脸上的皴，说："孩子受多少苦哇！"我睡觉时，她给我脸上的皴擦油，回去时，我的脸好多了。还带了一件她给我的的确良衬衫，豆绿色的。这是当时刚刚时兴起来的东西，那时我都23岁了，没穿过花衣服，这件衣服是我最漂亮最珍贵的。

她去世时，弟弟这个大男人失声痛哭。他和老太太感情最深。我妈去世时他还不到13岁，他16岁时老太太进的我家门，直至2002年4月20日老太太去世，他都50多了。

35年啊，在他最困难时，是老太太帮他。当年他到山西插队，刚17，吃不饱，盼的就是老太太寄来的包裹，收到了，一群饿狼，一抢而空。回家，就是投奔老太太，没钱买车票，被抓住关到收容所，拥挤得整整一夜没地方坐下，被堵截挨过打。回到家，老太太问他想吃什么，"吃肘子！"老太太炖了两只，整个一大肘子他一口气全给吃了！老太太吓得够呛，连说："孩子，别吃了，都给你留着，下顿吃。"

弟弟结婚后生了双胞胎，老太太帮助带；孩子五岁时弟弟离异，他就带着俩孩子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孩子13岁时，弟弟再婚离开了家，两个孩子就全跟了奶奶，一直到奶奶去世。一把屎一把尿，一口奶一口饭，

没有奶奶就没有这俩孩子，这俩孩子就是奶奶的亲孙子。

她好像天生就能团和人儿，我们姐仨的孩子，也全喊老太太“奶奶”，没事就拥到奶奶家。五个小子有时还加上一个姐姐，没完没了地玩，聊，吃。我的姑姑们，山东的、台湾的、北京的，都爱来我家住，十天半个月的不算什么。山东姑姑的外孙女到北京进修一年半载的，一直住在我家，跟老太太亲得不得了。还有山东姑姑的前夫的儿子到北京串联，也住在我家。

老太太侄子的闺女，从农村来北京找工作找对象，也常年住我家。她前夫妹妹扔下的女儿，插队后得了神经分裂症，落实知青返城政策后没人收留，是老太太把她及子女的户口全落到了我家。

我说的“我家”是三不老 612 老太太那儿。爸爸去世后，大家仍是聚在老太太这儿，住在老太太这儿。老太太做饭，总是一大盆一大盆的，我嘲笑她：“当儿媳妇当的，就怕没自己吃的。”弟弟现在还常说起，老太太做炒肝，脸盆那么大的铝盆，弟弟、姐夫风扫残云，一会儿就见底儿。她就怕不够。

我家在机关大院住了那么多年，基本上不和邻居来往，我从小在院里见了人，头一低就走过去。但她完全是另一样，她把北京胡同邻里关系甚至村里乡亲间的关系搬到了大院，院里院外，朋友多多。她的猫友，远远近近的，恨不得遍布北京城。一说起她来，没人不说：“这老太太真好！”

她爱猫，家里养了一大群，有家生的，也有收养的流浪猫。生小猫的时候，更是满屋子喵喵、咪咪、花花的，还有一拨拨川流不息的猫友。

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猫粮，也没这笔开支啊。她的一项重头活儿就是找猫食儿，捡或者花很少钱买人家菜站不要的臭鱼，一来二去的熟了，人家还给她留着。

在她影响下，孩子们也都特别喜欢小动物。三不老 612 号，经常是老老少少的人，大大小小的猫，叽叽喳喳的鸟，蚕呀蚯蚓呀等等群居。大孙子方方曾经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们家，连户口本上有的，带没户口的，喘气的一共 28 口。”他从小就富有这英国绅士的幽默感。

老太太说话也挺幽默的，我还拿个小本子记过，结果小本子找不到了，她的话也写不出来了。她走后，孩子

们说:“奶奶热爱生活。”

1992 年，老太太和爸爸在长城。她几乎没出去玩过，挺高兴的。两年后，爸爸去世了，而她，是十年后才走的。



脑子里留下最深刻的、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是我在三不老胡同里见到她佝偻着腰，推着小车，一步一挪的情景。

她最后那两年，腰弯下去，再也挺不直了。猫老的她给送了终，小的她寻着好人家送了。房间再也无力打扫，冰箱里满是放臭了的肉鱼菜，窗外开着大朵月季的花坛变成了垃圾堆。

一次她病得起不来，我给她找了个保姆。这是她这辈子头一次使唤人，一定是别扭死了，刚刚能起来，就坚决不要保姆，“你给我辞了吧，我不要！”极其坚决。我劝她，先说您身体这样，没有保姆您怎么行，她说你甭担心，我没那么娇气；我再说钱我出，她说不是钱的事我有钱；我又说还有俩孙子得吃饭呐，她说放心我饿不着他们；我都急了，说您这样我们怎么安心工作，她说你们甭管我我没事。好话说尽，急赤白脸的，歹话也说尽，可她主意可正了，怎么也扭不动，就是不要！没法子，我只好多给人点钱让人家走了，弄得介绍人还跟我吵了一架。

她就这样，腰佝偻着，下巴颏抵到胸口，推个小车，一步一挪地上街，买菜，办事，譬如送猫。一直到死，她都没用人，自己挺着。

她是我见过的最顶着一口气也要自立的人。

她去世时，我没在身边，孙子们在。晚饭，吃了肉，突然碗一歪，倒下了，吐，昏迷，高血压脑疝，然后就一直没醒，第二天凌晨安然离世。

死后大家说：“这老太太真仁义，一点不拖累人，自己也不受罪！”仁善，有善报。

在八宝山，我们请她和爸爸妈妈住在了一起，这是一家人，没法分开的。

当初对她说起这安排时，她很满意。她在那个世界也有了家，不会成为孤魂野鬼了。■

回乡见闻

初教院　李培华

2022年10月初，接到老家村委会关于住户要通天然气的通知后，我与家人驱车回到了山东辉渠镇老家。



时隔一年后，再次回到老家，刚到小区门口，一大块灰太湖石便映入眼帘，上面雕刻着红色大字：南涧、石灰尧子——是本小区内两个村的名字，南涧村是于今年新搬迁过来的，道路中间的花坛把两个村子分开显得既自然又和谐。花坛里建了一个社区直饮水站，村民可以和城里人一样，通过自动售水机喝上净化水了。

回到家的第二天，工人便为我家安装上天然气的壁挂炉，取代了入住时的烧煤取暖炉子。今后，村民们就可以用天然气做饭、洗澡、取暖了。这一项改造费用每户村民只需缴纳1300元，其他由政府补贴。住在楼上的大婶开心地对我说：“今后可不用再从楼下背煤炭上楼烧炉子取暖了。”

五年前，石灰尧子村从山坳里整体搬进了镇上，从之前散落的砖瓦房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小区的各项设施不断完善，与城市接轨。每个月村民都能在小区里看上一场免费电影，村民的生活幸福指数飙升。家乡巨大的变化，就是我党脱贫攻坚战丰硕成果的真实写照。

进入小区后，我发现路面上不见了往年晒秋的场景，难不成是粮食早已被收购完了？带着疑惑，我与村民聊起了今年的秋收情况。

我们村的地都是山坡地，基本都是靠天吃饭。今年春天，播种时遇上了干旱，使出苗率大大下降。到中期，又赶上连阴雨造成了部分庄稼涝死了，村民又补种了晚玉米，还把边边角角的地种上了各种豆类，以挽回一些损失。今年，村里的品牌产品辉渠小米

大幅度减产，仅我堂姐家小米的产量就从去年的七八千斤减产到一千多斤。所以小米一收下来，就被收购一空。而补种的晚玉米，还没有成熟或没结出果实，村民就去镇里各类加工厂里打短工，以弥补庄稼减产造成的损失。

十月中旬，晚玉米陆续成熟了，村民们又回到了田间地头收割老玉米、豆类等。小区里又出现了晒秋时的场景，在与他们一起劳动时，我为他们的收成减产而感到惋惜，他们却宽慰我说；“种庄稼哪可能年年丰收啊，今年不好，明年一定会好的。我们盼着二十大召开后会有更多更好的惠民政策出台，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被他们朴实的话语和乐观精神感动着，尽我所能和他们一起秋收。秋收刚结束，他们又忙于播种冬小麦，看着破土而出的小麦，我们看到了来年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村民们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民族要复兴，乡村要振兴，用奋斗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信心十足。

十一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从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辉渠镇乡村文化站的宣传视频，引起了我的好奇，第二天一大早，我便与楼下的二婶一起去探寻乡村文化站。原来文化站就建在了离我们小区 3 公里之外的辉渠镇政府附近，于今年“十一”落成，免费向村民们开放。

乡文化站的院外建有“辉渠进士录”的文化长廊，上面记载辉渠镇在明、清两朝十六位进士的生平，展示了古韵辉渠的文化底蕴。

走进挂着“有子国学院”横匾的大门，绕过写有“和”字的影壁墙，乡文化站的全貌映入眼帘。大院儿中间是文化广场，靠东头是开放式的舞台，影壁墙又成了舞台的背景墙。正前方是由北太湖石堆砌起来的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古香古色的观景亭。院内南侧的一排房子里设有书房、舞蹈教室、多功能厅、儒学讲堂等。院内北侧是风雨长廊、文化驿站、棋牌室、书法绘画室、室外乒乓球台等。

乡村文化站设计布局古朴规正，



室内设施现代齐全，身临其境仿佛置身于艺术的殿堂，有种超越时空的感觉。

在舞蹈厅里我兴奋地穿上舞蹈服装，扭起了大秧歌。走进时尚且文化氛围浓厚的书房，让我的心立即静了下来，这里书籍种类繁多，环境优雅舒适，我拿起一本诗画书阅读起来。走出书房，遇到了正在打扫院内卫生的三位工作人员，我与他们攀谈起来，由衷地赞美文化站设置科学、布局合理、时尚前卫。其中一位年轻女士说："听您讲话不是本地人吧？"我仔细一看，她不正是宣传视频中的出镜人、辉渠镇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凌龙霞吗？我高兴地与她合影留念，并说："我也当一回追星族。"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一上午，我在参观学习娱乐中度过。

因为附近村民上午要下地干活、处理家务，下午三点后才到文化站娱乐，我想看看现场的场景。于是约上家人下午去了文化站，一到文化站，院子里已聚集了许多村民，有的在院子里唱歌、跳舞、弹琴、唱戏，有的在室内读书、写字、下棋，还有年轻人在打乒乓球、羽毛球，有一拨老汉坐在风雨长廊里聊天、看节目。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四点半放学了，在家长的陪同下也来到文化站里玩耍，顿时文化站里热闹非凡，人气爆棚。正如村民们所说："这个文化站建的真是好，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我们天天都想来这里娱乐交流情感。"那种获得感和幸福感写在了他们的笑脸上。

在返京的前两天我都去了文化站，与工作人员一起读书、打乒乓球、打扫院子，并与工作人员相约明年春天再来文化站向她学习剪纸艺术、交流手工编织、切磋球技，已然和他们成了朋友、亲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家乡的文化站落实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凝心聚力，倾心打造符合新时代文化主流，描绘了文化惠民的新画卷。■

父亲也是赶脚人

初教院　　李宝亭

通州城东的庄户人家，看到总爱为别人操心费力的热心人，常常说上一句“你这是骑驴的不急赶脚的急呀！”



啥叫“赶脚”？

通州是北京的东大门，俗称“京门脸子”，也是通往京东八县的咽喉要地。过去，来京求学的、经商做买卖的、耍手艺的、卖苦力的、当学徒的，比比皆是。但那时甭说汽车，连马车也很少见，大都背包握伞，一步步丈量过来的……

但是，日月轮回，周而复始，逢年过节，告老还乡，总有人徘徊在返乡的路上，通州东关的土坝就是过河回乡人的汇集处。污浊的运河，只有在冬日三九封河才能踏冰过河，其余时间只能船老大摆渡过河了。从这里往东到潮白河的白庙桥，大约 20 里路，要经过几个村庄，最后经过的村是邢各庄，到白庙桥是十八里，一路不见人。

父亲看到村里心眼活泛的人去通州办事儿。看看东河沿儿有需求，就忙里偷闲干起了赶脚的营生。

我家五口人，靠种几亩薄沙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家里正好养了一头小毛驴，用粗布做个软垫搭在驴背上，再做个尺把长的鞭子，摇晃着就上路了，加入了赶脚的行列。

看事容易做事难。一早骑驴去的，到了东河沿儿，等活儿的不少，主顾不多。好容易搭讪上了，又因对方砍价过低，未能成交。待到小晌午了，才勉强谈成一位，还得帮他捎一个沉甸甸的包。

那会儿农村都是窄窄的乡间土路，笨重的铁瓦车碾压出两道深深的车辙，中间是牲口蹄子踩出的坑坑洼洼的小道儿。小毛驴负重前行，磕磕绊绊；父亲穿着硬邦邦的纳帮鞋，摇着短鞭，紧随其后。那时虽

说父亲还算年轻，但来回几十里路，走了小一天,只响午咬了几口干饼子，水都没喝一口，回来不禁两腿有点儿拌蒜，说道“比锄一天地还累”。小驴呢？平常每天干完活，躺在地上咕噜咕噜打几个滚儿，蹦起来就没事儿了，这次躺下四腿一蹬，全身放松，连滚也不打了，实在累含糊了。

父亲感叹说，“这赶脚的钱可不好挣呀！”母亲说“那就别受这份罪了,也挣不着钱。”父亲若有所思的说，“不，得容我想想”。父亲神神秘秘地说：“今天的客户长我几岁，也是苦出身，挺对脾气，走一路，聊一道。他说，‘小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哒了，咱们穷人也有出头的一天了！’你听这话说的多开心窍呀！老在家里闷着就跟傻子一样，赶脚虽说累点儿苦点儿，可心里豁亮多了”。

真是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从此以后，父亲跟村里的赶脚人沟通、交流多起来，成了无话不说的好伙伴儿、好朋友。除了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侍弄那几亩薄沙地上，农闲时节,父亲也常常忙里偷闲赶几趟脚，一来挣俩活钱补贴家用，二来可以结识一些场面人，了解一些外面世界的情况，别做笼中鸟，孤陋寡闻。

还有一个便利，即从通州到白庙大桥，正好从我家门口路过，不忙的话，还可以进家喝口水、歇歇脚。但客人大都奔家心盛，往往是十过家门而不进,赶脚的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不管回来多晚、多累，父亲总会给家里人带来一些新鲜的话题，让全家人听得乐此不疲，无形中仿佛我们也藉此跟外界连在一起，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父亲吃了苦也受了益，性格也开朗了，我们在这氛围里慢慢成长，直到父亲晚年，仍把这段赶脚经历视为一段佳话，时不时的讲给我们听。■

（上接第 35 页）来越少，钢镚在交易流通市场上已近绝迹。

面对现实，我们全家人经协商后最终决定，还是把家里几十年来收藏的这些钢镚，送到银行兑换成现金更好。当我兑换完钢镚，走出银行大门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从内心里又产生出一种担忧。

伴随着钢镚在流通市场上的销声匿迹,攒钢镚的行为也就难以为继。攒钢镚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勤俭持家的精神却可以一直让我们津津乐道。■

攒钢镚的那些日子



图书馆　张军云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春节过年是不放鞭炮的。

当我第一次伸手向父亲要钱买鞭炮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花那冤枉钱干啥？放鞭炮不就是为了听个响吗？别人放鞭炮，你站在一旁不是一样可以听见响？”从那以后，每逢春节过年时，我就站在邻居家小朋友的身后，看人家放鞭炮听响。

当时，买一挂 100 头的小鞭要二角一分钱。就当年来说，这个价格也不算便宜，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收入普遍都低。我的一位同学，春节过年时父母只给了他二角压岁钱，他要买一挂 100 头的小鞭还差一分钱。为了这一分钱，我的这个同学寻亲访友四处求人，真可谓是“一分钱也能难倒英雄汉”。

当我向父亲伸手要钱买鞭炮被拒绝的时候，站在一旁的母亲则从她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枚五分的钢镚递到我手里，权当作对我的安慰，也算是给我春节过年的压岁钱。从那以后每逢春节过年，母亲都会给我一枚五分的钢镚。每次从母亲手里接过这枚硬邦邦的钢镚时，我就高兴得欢天喜地。

那个时候的物价便宜，二分钱买一盒火柴，三分钱买一根红果冰棍，四分钱买一根油条，五分钱买一簸箕西红柿。总而言之，那个时候的五分钱真值钱。

对于母亲给我的压岁钱，父亲也有明确规定，不允许我买鞭炮用。在父亲看来，燃放鞭炮就是浪费钱财！我只好把每年母亲给我的压岁钱——钢镚攒起来，攒够一定的数额，就用这钱来买连环画小人书。对我买书这事，父亲和母亲一致赞同。

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常常让我去商店买油盐酱醋一类的东西。她老人家担心我路上丢钱，总是习惯把数额大的毛票换成零钱钢镚交给我。母亲对我说,这样路上即使不小心丢了钱，也就是丢一个二个钢镚，总不会把衣服口袋里装的所有钢镚都丢了。

有时也会遇到家里实在没有零钱钢镚、又必须让我去买东西的时候。母亲在把一元或二元的大额毛票交到我手里的同时，总是要千叮咛万嘱咐的告诫我，路上要仔细小心着，千万别把钱丢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上班挣钱养活着。父亲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四十多元。

记得有一次，我去商店买铅笔和作业本。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丢了一枚五分的钢镚。当时母亲虽然没有打我骂我，但她老人家为这事儿心疼了好长时间。母亲难受的样子，至今仍然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令我终生难忘。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结婚有了女儿以后，钢镚，依然是我们购买物品时使用的主要钱币之一。

女儿从小就有攒钢镚的习惯。每次和我们一起从商店购物回来，就把购物时找回来的零钱钢镚存放到储蓄罐里。我问她攒这么多钢镚干啥？女儿回答:“用攒下来的钢镚买电脑。”等买了电脑以后，女儿又说还要攒钢镚买学习机……。女儿有着许许多多个攒钢镚的理由。

我和爱人一想，女儿这么做，也不是啥坏事。于是我和爱人每次购物回来，也把找回来的零钱钢镚存放到储蓄罐里，我们全家人一起攒钢镚。

在后来的岁月里，随着我和爱人工资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家先后添置了电视机、电脑和学习机。电视机也由最初黑白的换成了彩色的，尺寸也越来越大。购买这些物品时，我们虽然没有用平时攒下的这些钢镚，但攒钢镚已经成为我们一家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伴随着岁月的延长，我家的储蓄罐由一个变两，两变三……。

储蓄罐的材质，有塑料的，有金属的，还有陶瓷的，形状也各不相同，有高高的小圆筒，扁扁的四方盒，还有肥胖的小猪和雄伟的大象。每一个储蓄罐里的钢镚都装的满满的。

有一段时间，我家储蓄罐里的钢镚突然见少。发现这一情况的是我的女儿。

这天，我下班回到家。一走进家门，就发现一向调皮捣蛋的小外甥，今天却老老实实的贴墙站着。女儿像个审犯人的警察站在小外甥的旁边。

见此情景，我不禁向女儿问道:“怎么回事？”女儿用手一指小外甥,气哼哼的对我说:“你问他！”贴墙而立的小外甥没等我问话，“哇”的一声先哭了起来。小外甥一边哭一

边对我说：“我拿了姐姐储蓄罐里的钢镚。”“你拿钢镚干嘛用？”我问道。“买冰棍”，小外甥止住了哭声，轻轻的回答道。“拿了几次？”我接着问。“我也记不清了。”小外甥如实地承认道。小外甥的回答令我哭笑不得。

望着贴墙而立的小外甥，我暗自思量着：拿几个钢镚买冰棍算不上啥大事，说说算了。可女儿认为，对小外甥的这种行为如果不严加管教，最终会害了他。听了女儿的话，我转念一想，凡事都要从娃娃抓起，教育孩子更要这样。

想到这儿，我脸一绷，对站在面前的小外甥说：“你知道不知道，不经家长同意，你私拿钢镚买冰棍是什么行为？”“犯罪行为。”小外甥边哭边承认道。“今后怎么办？”我进一步追问道。“我保证从今往后再也不私拿姐姐的钢镚了。”小外甥信誓旦旦地保证道。“你写一份保证书，明天交给我。”我十分严肃的对小外甥说道。“好！”小外甥痛快的答应着。第二天下学后，小外甥把写好的保证书交给了我。

从那以后，我家储蓄罐里的钢镚又日益增多了起来。有一阵子，家里所有的储蓄罐都用完了，我只好把钢镚装在购物用的塑料袋里。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钢镚，我从集邮市场上买了专门用来存放硬币的塑封贴。每一张塑封贴上都有一定数量的塑料小袋子。我把家里收藏的钢镚，按照面值大小的不同分门别类，一个一个的塞进塑封贴上的每一个塑料小袋子里。塑料袋子的入口很小，每装一个钢镚都很费劲。

我把装满钢镚的塑封贴，一张张的叠放在大衣柜的抽屉里，这些装满钢镚的塑封贴足足占了我家大衣柜的多半个抽屉。

我也曾经幻想过，有朝一日这些钢镚变成古董，让我发一笔大财。令人遗憾的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自己家收藏的这些钢镚，具有收藏价值的为数极少，大多数钢镚尚在流通期间。一时半会儿，很难实现我的发财梦。

摆在我面前的现实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支付货币的手段日益更新。在当今社会人们购物时，多数人都采用支付宝和微信的方式扫码付款。即使是在小商小贩的菜摊上买菜，也都采用扫码的方式付款。使用现金的人越（下转第 32 页）

音乐往事（六）之北京幼师复校初期

学前学院　马成

上一篇文章里，我把在北京幼师三十四年的教师生活，粗略的概括为“教师三部曲”：



白色的教学楼——工字型楼

第一乐章（1976-1981年）：北京幼师复校初期，是年轻教师作为“中坚力量”的时期。

第二乐章（1982-2004年）：北京幼师兴办中期，是调进一批老教师，形成“新老融合、共创辉煌”的时期。

第三乐章（2005-2010年）：北京幼师办学后期，是为形势所逼，学校“招兵买马、力争升格”的时期。

1976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俞启定、张亦平、张莹、林宝玉四人，作为同一批被分配到北京幼师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跟着专门来接我们的罗有安主任（学校的军代表），坐车从北京市的中心一路向西北方驶去。

渐渐的，成片的楼房少了，平房多了，然后平房也稀疏了，农田多了……终于，随着几声汽车喇叭的鸣响，我们来到了阜成门外一个叫马神庙的地方，拐进了一条南北向的窄路，见到了铁栏杆围着的一片地。司机直接开进了东面的小门，说：“北京幼师到了”。

走下车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右侧一幢白色贴砖的三层工字形教学楼，左侧是一个圈起来的农民小院，左前方还有一座孤零零的红砖砌成的五层板楼。走过狭窄的道路，还能依稀见到一个平房样子的食堂。

何君颀校长、李燕贻副校长、邵铎印副校长、谢才民书记、郭世敏主任等几位校领导都来迎接我们，我们还见到了以后的同事，他们中有

不少是北师大或北师院分配而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其中有四个还是我原来就认识的上一届师姐们！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三十岁上下的教师：如舞蹈组的李军、付占梅，音乐组的初一裳，语文组的陈红加、李丰琴，办公室的章家祥；以及一些二十岁上下的教师，如唐勤勇、宋湄平、年小和……

报到以后，住在城里的同事都暂且回家，准备不久后的开学。而我因为家离学校有七十多里路程，是带着铺盖来的，就被安排在学校为了抗震临时搭起的“抗震棚”里住下了。

说是抗震棚，其实就是在白色教学楼北面的空地上，放了一排学生住宿的双层床（上面的一层放东西，下面一层住人）。虽已初秋，蚊子还很猖獗，挂着蚊帐都被咬的受不了。于是老罗（有安）找来很多布条，蘸了敌敌畏后挂在床头上。即使这样身上还是被蚊子咬的到处是包。

不久以后，抗震取消，学校开学，我才和几个集体户口的男同事住进了白色的教学楼（因为幼师刚刚复校，仅有两个教学班的学生，大部分房间都是空的）。作为住校的男老师，我们成了学校的义务安全员，大家轮流巡夜值守。每天晚上，学生晚自习结束离开教学楼后，我们负责锁门，早上六点钟开门。

1976 年是北京幼师刚刚复校的第二年，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记得刚到学校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首钢的几位工人师傅）还没有撤完，“军代表”（罗有安）也还在落实政策当中。这时，教委要求我们学校要尽快的招生，把班开起来，把课上起来，把学办起来！

看当时的办学条件真是寒酸：教学楼里最好的位置北京市计算中心占着，教室里的桌椅破旧不堪，几架破旧的钢琴，十几台破旧的脚踏风琴，没有正规操场……红楼的第一层和第二层还有北京市教学仪器社和一个私人住户占着……

但是，困难吓不倒英雄汉！既然领导说了，我们就开始干吧！

我们就像设计师那样，根据学校的招生计划、学制、学时、培养目标，自编大纲，自编教材，边干边学，边干边改……

仅仅两三年时间，北京幼师就开办学制半年的短训班、学制两年的高中班、学制三年的正常班。

那时开设的课程分为：文化课（语数外）、艺体课（音体美舞）、

专业课（教育、心理、教法）。开展的教育活动有：学生的见习活动、实习活动、社会活动、课外小组……

没有正规操场，我们把南边的空地平整出来，在上面画上跑道，弄出一个简陋的土操场。在张亦平、唐勤勇这两位年轻的体育老师的引领策划下，学校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丰富多彩。



北京幼师复校初期的老师们

我经常见到唐老师带领田径队学生用各种方式进行跑步训练，练习耐力、爆发力；见到张老师不厌其烦地做示范，让学生们练习接球、击球、带球、投篮，熟悉球性……

学校为了调动学生、教师的积极性，不时的开展以学生班为单位的广播体操比赛。学生们正处在豆蔻年华，身姿飒爽，每个班的表演都煞是好看！

每到冬季，便开启长跑活动。启动仪式以后，长跑就成了学生锻炼意志、为班增光的实际行动。我经常无意间听到学生之间的对白：“我们班跑到瑞金了”“我们班跑到延安了”……那真是既有目标、又有奔头的长跑啊！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当年北京幼师的学生在“八一湖”（今天的玉渊潭公园）进行环湖长跑比赛的欢乐场景。

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学校每年一届的春季运动会。每到这天，早早的就见到学生们搬着椅子，围坐在简陋的、却是彩旗飘飘的操场上。七点半钟刚过，操场的大喇叭就开始播放音乐，裁判开始试枪……大约八点钟，运动会开始。先由校长宣布运动会开幕；然后总裁判长张亦平宣布“运动员入场”，一时口号声声、响彻寰宇！接着，是开幕式的表演：广播体操、韵律操……随后比赛开始，教师和学生的比赛在不同的场地同时进行。我通常都是担任跳高裁判长，除了自己参赛的项目（铅球比赛）外，要和裁判员一同检录、测试、记录，最后由我根据成绩排出比赛名次。参与比赛的乐趣和担

任裁判的神圣,它们让我忘记了疲劳,感到这种亲历运动会的喜悦。

学校“以体育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在各种市级比赛中频夺佳绩，甚至直到今天，运动会中创出的好成绩，还没有被打破！

就这样，我们在没有专一的校园、没有操场、没有好的教学设施、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教材、没有有经验的老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竟然奇迹般的完成了北京幼师“从无到有”的大步跨越！

那是个“以校为家”的年代。老校长何君颀笑容可掬，真像我们的家长，教职员工不分等级，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坐班在学校，吃住在学校，没有职称的差别、没有工作量的标准、只有六天工作制，只有经常超负荷的工作！

学校在发展，我们自身也不能落后呀。

说起我们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底蕴，确实还是受到了影响。拿我来说，1966 年初三毕业，1968 年应征入伍，1973 年上大学学音乐。高中三年的知识是没有学到的。在上大学的三年时间里，又是学工、学军、学农，又是每年两度（五一、十一）的排练演出，音乐的基本功、钢琴的基本功实在是非常欠缺的。这一点我特别清楚！

因此，从到北京幼师的第一天起，我就在想办法弥补自己的欠缺：

第一个就是练钢琴。我从三个方面着手练习：

1、为了把练习系统化，我从最基础的钢琴教程开始，按照《拜耳》《车尔尼 599》《车尔尼 849》的顺序，逐条视奏，不求熟练，基本完整弹奏就过。

2、为了胜任钢琴教学任务，我把让学生弹奏的三本钢琴教材逐条练习，力争熟练，把学生演奏涉猎到的“克莱德曼钢琴曲”也重点弹奏。

3、为了提高自己的钢琴演奏水平，我强迫自己练习世界名曲：肖邦的《bE 大调夜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就这样，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利用自己住在学校的方便条件，以平均每天不少于三个多小时的时间练琴。两年以后，我终于可以比较轻松地为学生们做钢琴演奏的示范了。

第二个就是学外语。我有预感“外语一定是将来需要的东西”。于是，1979 年 2 月，我不顾自己各项

事情的繁忙，毅然参加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的学习，于 1980 年 7 月修满学分毕业，又参加了“许国璋英语”的辅导班。

这个阶段，每天清晨五点钟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在远离人们的校园角落里，练习朗读英语……

值得庆幸的是，在后来的高级职称英语考试中，以前没有学过外语的我，居然一次就通过了考试。

第三个就是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主修理论作曲的，写教材义不容辞。

记得这时，由我主笔编写的校内音乐教材就有《乐理教材》《视唱教材》《儿童歌曲创作》，再加上其它老师编写的《钢琴教材》《唱歌教材》……



弹钢琴的马老师

在当时可以说，北京幼师的音乐诸科已经是教材齐备了。

除了我自己努力弥补缺陷之外，作为音乐教研组长，我还带领音乐组的老师进行教研科研：

经过学校同意并出资，我安排利用晚上时间，组织全组教师“学习朗读意大利语”，聘请外文出版社的编辑当老师。

我又安排了“组内教师钢琴培训”的活动，由自幼练习钢琴、基础雄厚的谢蕴言、初一裳当老师，并且每个学期末，教研组的每位老师都要参加汇报演奏。

为了弥补自己文化底蕴的不足，除了练钢琴和学外语之外，我还从多个渠道进修音乐理论知识。

1、学习中央音乐学院的课程

如旁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冯文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课、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课；旁听作曲系吴式锴的《和声学》课；参加音乐学院举办、张小夫主讲的《作曲法》培训班； 参加音乐学院举办的《音乐欣赏》培训班。记得当时旁听费是每个学期 20 元，有旁听证。每周有两节课，一般安排在晚上。算下来，从 1977-1987 年，这些课断断

续续的听了有十年之久。

2、参加北京市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音乐、文化、教育讲座

那时候，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周都为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开办文化讲座（发票到各个中小学校），我从同学那里得到信息，每每都要去听。

现在回想，还记得听过英若诚老先生讲的外国教育状况、周宗汉教授讲的中国民族乐器……还有一些关于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介绍，外国音乐流派的讲解，通俗、摇滚等音乐特点的介绍等。

3、参加北京市少年宫儿童歌曲创作组

由于我的老师金波的介绍，我很顺利地就成为了这个创作组的成员。

这个创作组完全是由志同道合的各色人等自发形成的。组织者是少年宫的邵紫绶老师，副组长有清华附中的王玉田老师、牛街二小的杨春华老师。来参加活动的作词作曲家就多了。我曾经见过的作曲家就有李群、唐诃、姜春阳、张文刚、钟立民、龚耀年、樊祖荫、黎英海；作词家有金波、金帆、放平、李幼容、晨枫、金本；还有就是北京市大、中、小学的音乐教师中喜欢歌曲创作的人。活动人多时可以达到三十多人。

活动的内容包括请词作家、曲作家讲课；研讨创作的方法、风格、创新；为出版儿童歌曲集做动员。在成立的二十多年里，创作组出版了《小朋友的歌》等好几本歌曲集，为改善当时儿童歌曲匮乏的面貌做出了突出贡献。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音乐创作真的是我的兴趣所在！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草拟了弦乐四重奏《空谷响彻大寨歌》的主题和结构方案。工作后，每天的闲暇时间，我总在想着写点什么。虽然没被分配到专业团体，即使写出来音乐作品，也没有人会给我演奏、演唱，但我想：我是教幼儿教师的，写一些孩子们的歌曲，也比较贴近自己的工作，岂不是两全其美？

于是，在 1976-1981 年间，我创作了几十首幼儿歌曲。

由于当时社会上对儿童歌曲的强烈需求，在词作家金波老师和同事谢蕴言师姐的推荐下，我的歌曲《春天来》《雪花》很快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播出了！

之后，我创作的二十几首幼儿歌曲《冬天到》《人人夸我好宝宝》《一

年过去了》《四季的歌》《从小跟党一条心》《小青蛙和小蜻蜓》……陆续在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少年儿童歌曲》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儿童歌声》刊物上发表出来。

记得有一天晚上，有几个跟我学手风琴的短训班学生见到我正拿着创作手稿，对我说：“我们真的感到很幸福，因为我们总是能比别人早几天看到您发表的作品，从广播中听到您写的歌曲录音”，这些赞美，说的我心里美滋滋的……

那时候就是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与我一同到北京幼师、中文系毕业的好友俞启定也比较喜欢创作。在那并不长的几年当中，由他作词、我作曲的歌曲就有《送红花》《幼儿教师之歌》《华主席来到我们中间》《消灭苍蝇害人精》等。

后来，我们合作的《幼儿教师之歌》发表于《学前教育》刊物上，并在“园丁心声”全国的比赛中获得优秀奖。

《送红花》《消灭苍蝇害人精》被选入全国幼儿园的教材。我还记得我们学院的学生合唱队演出《华主席来到我们中间》那首歌的情景。歌曲优美欢快、声音清纯甜美、表演引人入胜。

除了创作歌曲，我还尝试创作律动曲、钢琴曲。这些作品为我后来出版音乐专著《幼儿律动音乐》创造了条件。

我还为语文组陈红加老师的课本剧《马兰花开》作曲，据说学生们在课堂中进行了汇报演出，反映良好。我甚至还为学校的运动会写了两套律动操音乐。

短训班的学生找到我为他们所在的幼儿园编写曲目，我也是从不推辞。

以上这些社会活动、进修活动，大大的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音乐知识、文化功底，也为我的成长做好了铺垫。■



流金的岁月——马成、俞启定、张亦平

知青岁月琐忆（上）

文学院　　王震亚

流年似水，冲不尽岁月刻下的印痕。一旦开启尘封多年的记忆闸门，思绪便如蚕茧抽丝，绵延不绝。从中截取一丝半缕，也算是对特定年代、特殊经历的一个纪念与反思。

大“解放”与小爬犁

记得那是1970年初，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41团农业连后过的第一个春节。

当时，一切都要“革命化”，所以连队党支部决定，在除夕那天，不动用汽车、拖拉机，而是由全体职工、家属手推肩挑送公粮，以实际行动学习大寨的苦干精神。

早七时，我们这支老幼混杂、男女搭配的队伍便顶着零下20多度的低温和凛冽刺骨的寒风，走上冰雪封冻的山道。或两人一辆手推车，或三人一架小爬犁；找不到车和爬犁的就用扁担挑。

初时，人声喧哗，你追我赶，那场面还挺壮观。但不久，便渐趋沉寂下来。队伍的间距拉大了，起伏的山道上，星星点点，绵延开去，前既不见头，后也看不到尾。我知道，从连队至团部麦台约有30里远，但何时能把我们这架爬犁上的粮食送到目的地，却无从估摸。反正我和其他老三届男知青一样，不会推独轮车，就充当拉爬犁的主力，弓着腰，低着头，喘着粗气，把主绳套拉得绷紧。

已近中午，呼啸的寒风仍未有丝毫的减弱。汗水透过衬衫，洇湿了绒衣。汗气从领口、袖口、帽沿下钻出，立时结成了霜花。很快，霜花便爬上了我们的眉际鬓角。尤其是两位拉帮套的六九届女生,更是霜花结满额发。偶一相视，都笑出了声，取笑对方是白毛女、白毛男。但笑声是短暂的。眺望远方，仍不见团部面粉加工厂的烟囱，而眼下这架格外笨重的爬犁似乎快要散架了。彼此又愁得不行。

陆续的，前面已有从团部往回返的空载推车与爬犁了。而往后看，远处山道上还有不少蠕动着的黑点。看

来，我们还不算是尾巴。



终于，我们的爬犁也卸去了重负，开始回返。但日头已然西斜，随着暮色渐浓，两位女同胞的步履更加艰难，喘气声也愈发粗重，除了疲劳，还有紧张。毕竟，她们还只有16岁，稚气未脱，一天下来，早已体力不支；毕竟，这里不是坦荡的长安街，没有璀璨的路灯，而失去了光明，也就似乎失去了安全的屏障。此时，周遭一片静寂，想要追上前边的人，已无可能；想等后面的几组人一道走，却又不见他们的踪影；而早已汗湿了的内衣，更是凉透了全身。无言、无助，只有咬紧牙关继续赶路。

突然，远处传来“突突突”的马达声，不久，一对车灯的耀眼光柱从山脚的那边扫了过来。不知是喜悦还是惊惧，反正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呆望着那轮胎式拖拉机的黑影愈来愈近。终于，三人都已置身于光柱之中。与此同时，那车的后拖斗上传来了我们北京老乡的欢呼声：“他们在这！”原来，天黑后，连长发现还有七八组知青没有回来，赶紧派车来接……

此后不久，听说我们连队人力送公粮的举动作为“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典范而受到团党委的表扬，而且《兵团战士报》还作了报道。然而，我们几个老生却在私下里议论：整整一天，全连90多人精疲力竭，外带折损了不少的小推车、木爬犁，总算送了48麻袋公粮。但比起一辆解放牌卡车一次拉的，还少了两袋。这样干，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是啊，那些年里，人们的行事、思维就是如此的可爱又可笑。在兵团，最有名的就是那句气壮山河的口号：“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相形之下，我们连的小爬犁取代大“解放”，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读“禁书”与看电影

在兵团的那些岁月里，我最感苦恼的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精神

的空虚。书店里买不到文艺作品；图书馆只有当月的两报一刊；多少人家的藏书，在“知识即罪恶”的压力下送进了废品收购站。我和我的伙伴们去兵团时,只带了劫后残存的几本书:《红岩》、《母亲》、《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白天，奔忙在大地里，只是到了夜晚更深人静的时候，才在大通铺的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偷地看。不久，知道的人多了，都要看。于是，煤油灯旁总是挤着好几个脑袋。虽然书的边角早已卷曲，书页也已破损，但大家仍看得津津有味儿。偶尔还议论上几句，或拿出本子抄上一段。有时，好不容易从几十里外连队的战友那里借来一本书，三四个脑袋便一齐扎了过去。忽然，嗅到一股焦臭味，一人惊呼，满铺皆惊，原来是有人的头发被捻拨得太大的煤油灯烤糊了。于是，笑声一片,驱散了疲劳,冲走了烦闷。

可惜好景不长，上面下来一个通报，指斥知青中“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严重”。此时，我已调往地处深山的新建连队。我们的藏书统统被囊括在“毒草”之列，遭到收缴的厄运。是夜，天气格外的冷。呼啸的大烟泡穿林而过，不时发出“呜呜”的狂叫。晃动的帐篷里，我们夜夜相伴的煤油灯第一次被孤零零地冷落在角落里；头天夜里熏黑的灯罩，第一次没有人再去擦亮。大家一反常态，都早早地躺下，却又翻来覆去睡不着。

在无言的冷寂中，我倾听着帐篷外呼啸的风声。这风已整整刮了两天两夜，那嚣张的劲头，似乎要把参天的大树连根拔掉。可我们知道，在北大荒，再狂暴的风也只能逞凶三天，到头来，风无踪，而树长在。

没有了书，我们的生活更觉空虚。空虚时，六九届的新生有时会要求我们这些老高中讲故事。而故事，多是以往我们看过的中外小说。空虚中，大家也格外珍视偶然下连队巡回放映的影片。

曾经，在零下 20 来度的寒夜，在准备盖房子的空场上拉起幕布，我和连队的职工、家属，冒着飘飞的雪花观看影片《白毛女》。曾经，我们连队的几个男知青，步行 50 里，奔赴团部看电影《沂蒙颂》。尔后，又披星戴月赶在天亮出工前返回连队。在当时,哪怕是放映多遍的《地道战》,也不是我们这样处于山沟沟里的连队能随时看上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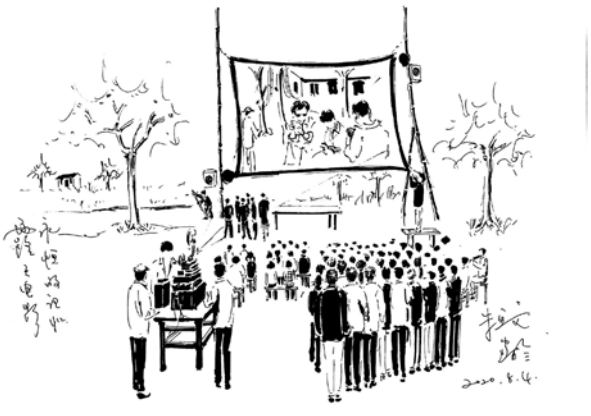
早上，尤特带着拖斗下山了，同

时也把大家的希望带下了山。因为今天要拉回电影来。人们格外关切地祝愿着奔驰在崎岖山道上的小车快快地跑，莫出事。刚刚过午，地里干活的人们便开始议论起晚上的电影，猜测着片名，估摸着内容，时不时翘首眺望直通山口的大道。终于，在日头偏西之际，远处山道上扬起了一股滚动着的烟尘，眼尖的人立刻发现了它。马达声逐渐清晰、逼近。“电影来啦！”一群职工家的孩子欢叫着迎了上去。很快，尤特掠过地头，烟尘里闪动着尾随其后的孩子们红红绿绿的影子。

晚饭后，新建的食堂里，粉壁充当了银幕。几乎是倾连而出的人们坐满了小小的食堂。小孩儿爬上火墙、窗台，占据了最前排的几条板凳。大孩子叽叽嚓嚓地围在放映机旁，指点着，比划着。几个平时不常在连里露面的老人，今天也都早早地坐在了屋子当中，絮絮叨叨地唠起了家常。天渐渐地黑了，发电机轰轰地响起，放映机也“哒哒哒”地开始工作，人们便慢慢地安静下来。但仍有人陆续地挤入，那是在十几里外的三线仓库与小煤窑执勤、工作的知青匆匆赶来了。直到第一本片子快放完时，才不再有人走动。

然而，当第二本片子开映的时候，黑暗中有一个人影悄悄地离去了；不久，又有一个人影也悄悄地跟了出去。因为注意力都在放映的电影上，所以很少有人探究他们的去向。在这劳动、生活都在同一个空间的青年群体里，爱情的种子已在一些人的心田破土、萌芽、舒枝展叶。它存在于会心地一瞥一笑之中，也存在于美妙的更深人静之时。当少之又少的精神食粮无法填补青年人极度饥渴的心灵时，圣洁的爱情之花便更显其珍贵。此刻，对于一天 24 小时都处在集体生活中的他们来说，不正是去说悄悄话的难得机会吗？

一阵喧响，电影放完了。人们四下里散去，各知青宿舍便又热闹开了。模仿片中人物的腔调，议论其中的故事情节，往往持续上半个钟头，直到棋局摆开，扑克甩上…… (未完待续)



从兵团上大学的故事（下）

历史学院　　叶小兵

第一次报名上大学

1973 年，国家决定大学以考试和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消息传来，我也蠢蠢欲动，赶紧做准备。

当时要考的有两门，一是语文，一是数学加物理和化学。语文我倒是不犯憷，这些年读读写写，自信可以应对考试，但数理化可就为难了。69 届的人，哪学过这些，也就是知道小学算数那点知识。为了上大学，我只好继续“饥不择食”和“囫囵吞枣”，让家里寄来中学理科的课本，像看天书一般地读着。读了还是一头雾水，但上大学的强烈愿望，还是使我硬着头皮学着，能学一点算一点吧。

当时大学招生，采取的方针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具体操作时，有不少人报名，但能否列入群众推荐的名单，要由连队领导决定。领导决定了推荐名单后，在大会上公布，然后全连人员进行投票。每个连的上学名额也就是一两名，得票高的被选出，再上报到团部。看上去，这还多少有点像“有限的直选”。当时，我们连的领导有他们属意的人选，但还是把我也纳入了推荐的名单中，大概是想让我当个“陪衬”，走一下“民主程序”的过场。但让领导没有想到的是，我在群众推选中名列第一名。可能是连里的绝大多数人认为我像是个读书人，上大学合适吧。这下领导也不能拦住了，只好批准我参加考试。

接下来就是进考场了。尽管我事先做了准备，但数学等科是软肋，肯定考不好的。我就想，能考几分算几分，实在不成，另辟蹊径。

语文考试就是写篇作文，这个我拿手，连文带诗，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到考数学时，前几道题还能做出来，后面百分之六七十的题自然就不会做了。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事先有备案，于是就在空白的试卷上写下一首《无题》诗：

非是无缘轻数理，只因未学献白图。
松移薄土尚摇摆，骅遇生地亦踟蹰。
俱往千篇压一律，而今半卷破独殊。
文科本应文章取，书以选行判成无？

其中的意思很直白，就是数理化考不好，那是本人没学过；我的特长是文科，可否让我写文章，看我是不是学文的料。

在这首“歪诗”的下面，我又写了一大篇文章，对读过的三十多本中外小说逐一点评，为的是让考官看看我的文学功底。

虽然这次我没有考上，其实还是差一点就上了大学。两门考试，语文得了高分，数学等科只有不到 30 分，我在理科试卷上写的诗文，没有起到作用。但可能是总分还可以吧，我还是进入到“学校复审”这一关。考完不久，北京大学的一位招生老师在团部约见了我，对我说：“你的语文不错，北大可以录取，但分配给你们团的只有一个名额，是去东语系。”我当时不知道东语系是学什么的，老师说是学印地语。我哪管什么东语西语，就说愿意学，能学好。老师说：很好，你就回去等通知吧。这可把我乐坏了，我记得我是连蹦带跳地从团部回到二连的，边跑边乐，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等来等去，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这个北大东语系的名额，最终给了团部医院的一名女护士。这其中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年，我没有上成大学。

第二次报名上大学

1974 年夏，又到了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时候，我再次报了名，但在一开始就被卡住，后面就没有什么故事了。

记得当时正是麦收脱粒最紧张的时候，全连的人分班倒地在场院脱粒、扬场、装麻袋、入库、码垛等。我们排干的是夜班脱粒。

那天入夜，我站在高高的脱粒机上，用双手把传送带传上来的麦子梳理进脱粒口。我一边忙着干活，一边用眼睛盯着远处连部房间的灯光，我知道这个晚上连队领导正在开会，商量让哪些人参加“群众推荐”。夜深了，连部的灯光熄灭，我心想：有结果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休息时，我从脱粒机下来，正好碰见走过来的副连长。副连长对我说：“刚开完会，连里决定这次不推荐你，你也别想太多了。”我当时就愣住了。

为什么不让我进入群众推荐的名单？这其实很简单。连队主要领导原本就不想让我摊上这等好事，去年不过是想走个过场，没想到还真的差点让你小子走了，这次一开始就要拦住，不给你任何可乘之机。

这一年，我又没有上成大学。

第三次报名上大学

1975 年，还是那个时节，报名上大学的时候又到了，我继续报名。

这一年，我所在的连队和整个兵团的形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已有不少战友以各种方式离开兵团，如“病退”“困退”“顶替”以及投亲靠友等，可以说是有“路子”的都走了，没有“路子”的想方设法找“路子”，走不成的人也不再把“扎根”当回事了。而兵团当时面临着改制，要转交地方管理，使得上上下下人心躁动，就是我们连的指导员和连长也在找自己的出路，无心严管，谁能走就走吧。

形势使然，导致这次推荐时连队领导就不再拦着我了。我又一次进入到群众推荐的名单，并在全连的投票中以绝对的高票当选。连队领导也就顺水推舟，同意我上大学了。

记得在填写大学专业时，可供选择的专业有多个，其中有三所大学的历史系。我就填了这三个系，一心就想学历史，别的专业不考虑。

这一次，我上大学的愿望终于实现，收到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被录取到历史系。

听起来，我第三次报名上大学很顺利，但这其中还是有些插曲。

插曲一：在“学校复审”这一关，没想到竟然出了问题。上面在审查档案时，发现我的档案材料不全。团部的人立即通知我，让我想办法补全材料。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父亲是军队干部，“文革”开始后不久被关押审查。后来父亲被放了出来，在家等待审查结论、治疗疾病，再后来，扣在他头上的罪名全部被推翻，恢复军职。父亲走马上任后，担心我的档案里被塞进过黑材料，就派部队的干事到我所在的团部，整理我的档案，把认为是错误的材料全都清掉。然而，这位干事把我的档案清理得太“干净”了，又没有补充上新的材料，导致我的档案材料不全。接到通知后，我就打电话向父亲说了这一情况，父亲也很着急，马上想补救办法。结果是让我立即坐火车回北京，直接到军区大

院找组织部的人。我去了以后，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交给我一个密封加印的档案袋，里面装着补上的材料。他对我说：“按规定，个人是不能拿着自己的档案的。但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又是急用，所以让你带走，但一定不能遗失。”我当然不能把档案丢了，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啊，岂敢有半点差池。我没有停留，马上又乘火车返回五原，一路上在怀里紧紧抱着装档案袋的书包。前后三天时间，我往返五原和北京（当时的火车，从北京到五原要 24 个小时），都没敢睡觉。还好没有耽误政审，上大学之路终于畅通无阻了。

插曲二：尽管上大学的路畅通无阻了，可还是有点小曲折。7 月时我已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让 9 月之前到学校报到。但当时团里的领导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做出了一个决定：今年上大学的人一律要等到秋收结束后再走。没法子，我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继续参加夏收和秋收。我们那里一般是每年的 7 月 20 日开镰，先收割小麦，然后是大豆等大秋作物，一直到 9 月中旬才能完成全部收割、脱粒、入库等工作。结果，到了 9 月 20 日，秋收全部结束，我这才去办手续，然后离开兵团，到京时已经临近国庆节了，我就在国庆节后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报到。记得当时在报到时，历史系办公室的老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呢，都开学一个月了。”我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但心里想，怎么能不来呢？为了进这个门我可是走了三年啊。

不管怎么一波三折，我终于上了大学。从此，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我的人生也由此彻底转变。

后记

从兵团上大学的这段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沉入到我记忆中的底部，可以说已被完全封存，自己也极少再回想起来。

没有想到的是，在 2017 年 7 月的一天，我的手机上显示出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来信者介绍自己曾是十五团团部机关食堂司务长王长青，问我是否还记得一首七律诗，并把这首诗写了出来。

原来这就是我在 1973 年时写在数学考卷上的那首诗。这令我十分吃惊。我当时在考卷上写诗这件事，并没有告诉过其他人；而且，我也不认

识王长青这个人，他又怎么会知道这首诗？尤其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竟然还能一字不差地写出来，这可真是一件奇事。

我马上给老王回了电话，结果听到了另外的一个故事：

当年，王长青在团部机关食堂管理伙食。1973 年的考试过后，监考老师找他结算伙食费，然后带着考卷返回呼市。在结清了伙食费后的闲谈中，一位监考老师说起他在考场上的见闻：“有一个考生可能是初中生，有关初中的问题他都能解，但高中的内容只答了一半，空了一半，于是这位考生就在考卷的空白处写了一首诗。我在封卷之前特意把它抄了下来。”王长青看后，觉得写得不错，就抄在了纸上，还问是谁写的。老师说此人叫叶小兵，但不知道是几连的人。王长青后来回到了北京。但他一直记着这首诗，也记着我这个陌生人的名字。因为他认为这首诗表达了这些兵团战士的真实心声，蕴含着对上学求知的渴望。

直到 2017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长青得到了我的手机号，这才联系上了我。他在电话中鼓励我把这段往事写出来。说实在的，人活到这把年岁，见过不少世面，而能被感动的事已经不多了。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时光如梭，竟然有一个陌生人经过了几十年却还记得我写过的诗，这真的让我十分感慨。

多谢老王一直记着这首诗，也使我记忆深层中的往事再次浮现。也正是由于老王的鼓励，我动笔写下了上面的故事。

今时，我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人生的路上起起伏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当初在内蒙兵团的岁月，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虽然记忆多是零碎的，但仍是那样的清晰，这些毕竟是我曾经的一段经历。老年人“致青春”，也是写给我们自己看吧。正所谓：朝花夕时再拾，无奈多是残片；色彩虽已退去，自赏余香淡淡。■



感恩感谢感激

学前学院　　蔡宝温



1974 年 5 月中旬，在 61 团 8 连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悔愧之极，终生难忘。

事情是这样的，黑龙江的 5 月中旬，春田地暖，万物复苏。这天我和杨学法连长到团部开预算计划会议，回连搭乘 7 连的铁牛返程。

一路在抚远路开得挺顺畅，但拐下岔路口时却糟糕透了。这条粘土路地基打得不扎实,有的路段翻浆厉害，我们乘坐的铁牛拖带的车斗几乎是在泥坑中“蜗爬”，尤其是在距 8 连 10 多里地处更是低洼，翻浆得邪乎。

只见那铁牛拖挂车挂着低档拼命往外拖着车斗,车头哐哐当当鸣响，排气管子“突突突”地冒着一团团的黑烟，车头与拖斗摆成“之”字状艰难地爬动。无奈前轮刚要往前走，后轮和车斗就陷入泥坑中，就着给油猛拽前轮，没想到半拖起又滑下泥坑，不时卷起一团团稀泥，只好往后退再给油拽。好不容易往前拖了一步路，又陷入前面泥坑中。这铁牛挂车真好似一头负荷过重的牛，喘吁吁、颤悠悠地艰难前行。而且坐的车斗与地面的泥平行，有时外面的泥都涌进坐的车斗里，我坐在拖斗的左后角，成了最遭殃的那个，身上、脸上沾得都是泥。就这样，一个多小时才走了 2 里地。看到这费劲的样子，我们的心情都很沮丧，急得胸内直憋火。

我心想，10 多里地走都快走到了，照这样啥时能回连？心里合计着不如找个机会跳下车，甩开“11”路疾奔呢。于是乎我趁拖车又陷泥坑、铁牛给油叫劲拖几次上不来的机会，立起身，仗着年轻腿脚灵活，提腰

迈腿就跨出车斗。

谁知左脚落地，右脚慢了一些，脚下一打滑，我险些摔倒。最后整个身子虽然勉强站住了，但只觉左腿膝关节隐隐作痛，使劲活动几次还是吃不上劲。我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还是觉得左腿发木像没知觉似的，走路费劲。

杨连长见状也跳下车，关切地问我“腿没伤吧，还能走路吗？”我说“没什么，溜达活动会儿就好了。”好在离连队没几里地了，我一扭一拐艰难地回到了连队。

到了连队，我费劲地进了女宿舍，刚想上炕休息时，身子一歪倒在了宿舍门口。周葵、杨冬霞及同宿舍的人把我抬到炕上。

我直嚷左腿疼，她们卷起我的左裤腿，只见左腿膝盖处全都红了，肿得吓人，像被什么蛰了似的，根本不能动，也不能碰。周葵她们打来一盆水，一边给我擦洗，一边又叫人把卫生员小熊（熊泽健）叫来。

小熊急匆匆进屋，一边看看伤处，一边按了几个部位。周葵问小熊：“她这伤不会是伤了骨头吧？”小熊回答她说：“根据我刚才摸的几个部位情况判断，不像是骨头断了，像是膝盖韧带扭伤。”周葵又问，“这腿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小熊面带难色地看看我，迟疑了一下才说：“伤筋动骨 100 天，最快也得 2 个月。”

我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几乎要晕倒，拖起左腿就想站起来。谁知这左腿移动一点都疼得冷汗直流。我瘫倒在床上，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周葵、杨冬霞她们急了，按着我说：“你要想快点养好伤腿，从今天起就要老老实实听卫生员的话,配合治疗。如果胡闹逞强，只会拖延治疗时间。从今天起，你要服从卫生员的指挥，安心静养，左腿不能轻易挪动，否则你将更痛苦。”我只好服从，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心想：“长这么大，头一回遇上这事，这腿不像别处，横竖是离不开这炕了，我怎么办？”想起来都愁得慌：漫长的 3 个月啊，我可怎么熬？

想到此，我真懊悔极了。一切的一切都怪我，如果不是我逞能跳车，哪会遭遇这种倒霉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卖，伤腿的疼痛越来越钻心，纵有千条妙计难逆困局，只能面对，听天由命了。

卫生员小熊拿出碘酒，用药棉在患处消毒，然后用酒调好中药“五虎

丹”涂在我的膝盖处，用绷带一圈圈地缠绑好，再用医用胶带粘好，吩咐我说：“晚上睡觉千万别压着伤腿，你今后睡觉只能呈仰面状。今天肯定会非常疼，要咬牙坚持，明天早上我会来重新给你换药。”刚走了两步，小熊又转回身看着我说：“今晚上我再查查书，明天我上团部医院和有经验的专家取取经，看怎样更好地医治你的腿，使你尽快好起来。”小熊的话像一股暖流，使我增强了信心，懊恼的情绪减轻了许多。

真像小熊说的，这晚我这条伤腿又肿又胀，整个膝盖以下又红又紫，只能平直伸着，稍一活动，就疼得我嗷嗷叫,像万根钢针扎得我疼痛钻心，冷汗直流。

当时挨着我左边睡的是张广兰，右边是周葵(当时是8连副指导员)，炕尾是杨冬霞。这一晚，害的她们陪着我“受刑”，肯定谁也没睡好。周葵时不时地起身给我盖被子，一个劲儿地安慰我“今天肯定疼，明天就会好点儿，咬牙坚持住。我跟小熊要了止疼药，吃一片就会好些。”说着起身给我倒了杯水，拿出片止疼药让我吃下，又为我重新盖好被，这才侧身躺下。一会儿又转身对我说：“你要是上厕所就叫醒我，我扶你方便。”

我心里好惭愧，也好感动。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叮嘱自己：你自己不慎伤了腿，害得全宿舍的人跟你遭罪。你能躺着养伤，人家明天还要出工。尤其是副指导员周葵，她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白天还要下地干活，我害得她晚上睡不好觉，明天怎能吃得消?

想到此，我给自己下了死命令，那就是再疼也不能叫，咬牙挺着，绝不能影响任何人休息。这一宿我就硬挺着，疼厉害了就用牙咬住被子，或用毛巾堵着嘴。这一夜，我的被头咬得全是牙印，一直熬到天亮吹了起床哨。

周葵第一个起床，先是给我打好洗脸水、刷牙水，自己快速洗漱完后，非要给我洗。我说“你别管我”，她说“不行”，说完给我擦脸，看着我漱口，帮我把水倒了收拾好。这时杨冬霞帮我和周葵打了饭，对周葵说：“你快吃，好出工，我有时间帮她，你就放心吧。”但是周葵还是坚持帮我整理好床铺，又叫来小熊，才匆匆吃了几口饭出工去了。

小熊和杨冬霞帮助我吃了饭，问我是否上厕所？我说不上，实 际上

早就想如厕，只是不好意思在屋内上厕所。小熊她们知道我在说假话，不由分说拿来了便盆，扶起我方便。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如厕，真是羞死我了。她俩却说：“别不好意思，你是伤员，照顾好你，让你安心养伤是我们的责任，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紧接着，小熊又帮我清洗伤口、换药换绷带。杨冬霞因为要给孩子们上课，急匆匆地走了。小熊帮我打了杯水，把活血化瘀的药给我服下。这会儿我的膝盖下全是青紫，一动就刀扎似的疼。小熊嘱咐我说：“我要到家属那儿出诊看病，一会儿就回来。你可以平躺静养,但伤腿一定不要动，千万别碰着压着，否则伤口长不好，腿容易留下后遗症。杨冬霞上完课也会回来，有什么事我俩随时照顾你。”

就这样，连里安排杨冬霞、小熊做我的护理员，财务工作由杨冬霞多兼管点儿，干不了的拿宿舍来，我在宿舍干完再给她处理好。没有杨冬霞的鼎力支持与协作，我不知要给连里工作造成多大延误。

最使我感动的是杨连长和陈指导员，几次到女宿舍来探视伤情，并且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安心养好伤，不要急着下炕。需要什么随时说，连里及时安排。连里会尽最大努力帮你养好伤。”听到连长、指导员的话，似一股暖流涌过心头，感动得我热泪夺眶而出。我哽咽着对连长、指导员说：“我心里非常惭愧，因为自己不慎伤了腿，拖累这么多人为我服务，还麻烦您二位来看我，更让我受之有愧。我一人受伤已经给连里带来了损失，不要再这样兴师动众了。您们安排的病号饭我不能吃，我肠胃没病，吃哪门子病号饭。" 杨连长、陈指导员硬是不听，指示说，“一切服从安排，一切为了你尽快养好伤。”唉！真是盛情难却，使我体会到连队胜似家的感觉。

更加让我感动的是，卫生员小熊为了让我早点养好伤，费尽了心血，到处寻找更好的疗伤方法。

8 连的一位家属提供了一个治腿伤的“偏方”，即每天一只鸡蛋清放在碗内，把一小把头发剪碎，与鸡蛋壳一起烧焦，揿成粉末，与几滴香油搅拌成糊状，敷在伤腿处。据说这个方子专治韧带拉扭伤。这个偏方惊动了家属们，从此每家每天“专供”给我一只鸡蛋，蛋黄交给食堂给我做面汤，蛋清入药，另外连里还为我专门从县里买来了香油。七十年代，连里

家属们生活并不宽裕，家里养鸡下蛋是孩子与老人的营养品。可是为了给我医伤，她们甘愿每天为我提供一枚鲜鸡蛋。整整一百天啊！每天都是这样，各家轮流为我供应，从不间断。

当小熊为我忙活着做药时，从始到终我的眼泪都是止不住地往下淌，我对小熊说：“我有何德何能，劳动这么多人为我付出。每家的鸡蛋钱一定要加倍付，我这儿有钱。”可小熊却说：“家属们死活不要。她们说，几个鸡蛋不值几个钱，为你早日疗好伤，我们愿意尽力。”这颗颗枚枚鸡蛋，呈现出家属们真诚的心、厚重的友爱真情啊！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养伤期间，除了连里食堂每天给我做营养餐外，连里家属们谁家做点好吃的，也悄悄地让小熊专门给我送来。杨连长的妻妹小英也经常为我端来鸡汤和肉丝面，直到看着我吃下，才肯罢休。

那时的我真成了连里的“宠儿”“优抚对象”，整整三个多月，多少人为我服务付出。我每一天都在感动、感恩中度过，我惭愧，我悔恨，要不是自己不慎伤腿，何苦拖累这么多人为我受累辛苦。

小熊本来连里的事就多，为了照顾我，早上帮我糊药，晚上给我用白酒火疗……几个月下来，累得走路都打晃，眼里布满了血丝，人瘦得都走了形。

和我同宿舍的周葵、杨冬霞等人，每天轮流照顾我，无微不至地帮助我：铺床、叠被、擦脸、洗身、倒便盆、端水、端饭。整整三个多月，我天天炕上吃炕上便。那时正值东北5、6、7三个月，一天比一天热，宿舍空气也不好。因为我，大家晚上都休息不好，可是大家全无怨气怨言，每天下班后先到我床前问候。

尤其是后期，我逐渐伤好，要下床练习走路。刚开始时，全宿舍的人都成了我的“陪练员”。回想当时，那条伤腿肌肉好像都萎缩了，不敢走，也不敢着地，一落地就像木头似的不听使唤。我像学走路的孩子一样，走两步就疲乏得要栽跟头，浑身冒汗。大家用床单系住我的腰，左右拉住我练习。有许多次我累得瘫倒在她们身上，有时把周葵、杨冬霞的近视镜都拨落到地上，把她们也累得气喘吁吁。

记得那时每天傍晚收工，大家分成两三个人一组，轮流训练我走路。先是人当拐杖，左腿能摇摇晃晃地落地，一步、两步、几步地走路了，大

家又给我找了根木拐杖。又经过十几天，木拐杖也可以扔掉了。当 8 月中旬麦收即将结束时，我的左腿恢复了功能。当我能独立行走，能上食堂打饭、能上厕所时，全宿舍的人像过年一样的高兴，大家为我拍手高兴，祝贺我重新站立起来，祝贺我恢复了行走的功能。

我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地哭了，这悲喜交加的泪，更多的是感恩、感谢、感激，感恩感谢连长、指导员、小熊、周葵、杨冬霞及全宿舍的人为我的付出，为 我做出的牺牲与奉献。

为了回报连里领导、战友和家属们对我付出的辛劳照顾，左腿伤痊愈后，我就投入到紧张的收割豆子的战斗中。憋了三个月的劲儿，像泄洪似地迸发出来，唯一的想法就是拼命多干工作，回报领导与战友们的深情厚爱。更不落忍的是本来没做什么，连里大会表扬、团里又给予嘉奖，真的让我受之有愧，同时更深切地感受到连队胜似家，厚重的战友情谊胜于手足。这正是：

战友情啊战友爱，
情真意重暖身心。
连队亲啊连队好，
慈恩厚爱胜家人。
感恩感谢与感激，
至真至诚金子心。
感恩感谢与感激，
古道柔肠热诚人。

如今虽然时光逝去，我与大家的情谊却永难释怀。感恩黑土地，感恩黑土地哺育的这群诚真、朴实、善良的战友及乡亲们。感恩他（她）们胜似阳春、熠熠闪光的金子般的心灵！■



摄于 1974 年周葵上大学前。从左至右依次为：郭彦平、蔡宝温、周葵。

毕业前后一段往事的回忆

——毕业四十年纪念

化学系　张钟宪

4 年前（2018 年）大学同学聚会，庆祝相识四十年，分手时曾经约定：毕业四十年我们再相会。

如今 4 年过去了，已到了“再相会”的时候，谁知因新冠疫情阻隔，相聚难以实现，奈何！尽管同学们常在微信区中联系问候平安、发帖各种展示，但怎及当面交流，促膝而谈，举杯相庆，把酒言欢！那一个拥抱、那一个眼神、那一声呼唤、那几句调侃、那热情洋溢而又鼎沸嘈杂的喧嚣……多么令人神往！

不知何时“毕业四十年再相会”才能实现！正是：

同窗兄弟登四载，屈指奋斗四十年；

回味昔日笑谈声，期盼聚首坐樽前。

如今回顾毕业前后的一段往事，算作自己对“毕业四十年”的纪念吧。

在我们 77 级大学四年级初，一些同学就已经开始关注、酝酿毕业分配去向的问题。当时毕业分配有几个原则：

委培生：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教育系统”；

京郊考生：分配原则也是“哪来哪去、教育系统”；

市区考生：分配原则大体是“回原区分配、教育系统”；

再有就是我们在职考生（5 年以上工龄，带工资上大学）：分配原则大体是“回原系统分配”；

我原来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北新桥袜厂，按照“回原系统分配”的原则，我大概应该被分配到北京市纺织局职工大学或者北京市针织总厂职工大学。这两个单位我都曾去咨询过，他们也表示：毕业分配欢迎你来。

到了大四上学期期末考试之前，化学系领导分别找了包括我的几位同学个别谈话，说是大四下学期可能要我们帮忙做一些助教的工作，并强调：只是帮忙性质，与毕业分配无关！

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留校名额尚未确定，你的工作能力如何、工作态度怎样人家也需要考察，谁能现在就答应毕业留校的事情呢。同学们都欣然同意：如果到时候真的能留校，那应该是毕业分配最好的去向了。即使不能留校，那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啊！

在我们班，学习成绩优秀的很多，相中我，大概是更看中我的动手能力：各门化学实验，我的实验安排、实验效果、实验报告老师们都颇为嘉许，在同学中也都充分认可——呵呵，毕竟上大学之前我有 7~8 年的机修钳工的严格训练呢！

我被分派到了化工教研室。

领导找我谈完话，随即就派我和一位老师前往华中师范大学参加“全国化学工程基础实验教学学术研讨会”，算是一次“岗前培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教学学术研讨会，通过这次会议，使我大概了解了化学工程基础实验的主要教学内容和相关的实验装置，对我接下来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会议结束，学校也放暑假了（77 级是 78 年春季入学，因此 81 年暑假之前这一阶段是我们大四的上学期）。我这个暑假过得可真的是紧张忙碌，一方面整理会议资料，以备开学汇报；另一方面由于我被指派去外地开会，没能赶上期末考试，假期要准备开学补考。不用说您也明白，这个考试我必须要考出优异成绩来呀！否则可就丢人啦。

可以想象这个暑假是一个“战斗”的暑假。也可以预期，我大四下学期的学习和工作任务将十分繁重：

首先要完成自己的学业，还应该是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学业；

二要为 78 级同学辅导答疑《化工基础》、上辅导课、习题课、实验课。这些 78 级同学虽然和我们相差一个年级，但实际上只差半年，给他们上课不要被他们“指点江山”才好，马虎不得啊。

三要与教研室其他老师一起开展实验室的建设，要进行化工实验装置与设备的安装、调试；有的装置还需要自己设计、动手制作；编写实验讲义等等。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比较大，富于挑战性，当然也很有意思。

当时要完成的装置和设备主要有：流体力学演示的实验装置、液 - 液热交换传热系数的测定实验装置、三组精馏实验装置。（下转第 61 页）

美好的时光，永久的记忆

——我的北京农业技术学校的学习生活

初教院　　刘静龄

一九六四年六月，我即将初中毕业，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学校老师和家长建议我报考当年的一所四年制中等专业学校——北京农业技术学校。我听从了师长们的意见，在中考报名表上填上了这所学校的农业机械化专业。这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次重大选择，而这选择决定了我的职业方向和生活轨迹。

六月下旬，我参加了北京市中等学校考试，八月底便接到了该校农业机械化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坐落在丰台区马场村北侧的永定河畔,环境优美。学生在校期间,国家提供食宿生活费,实行助学金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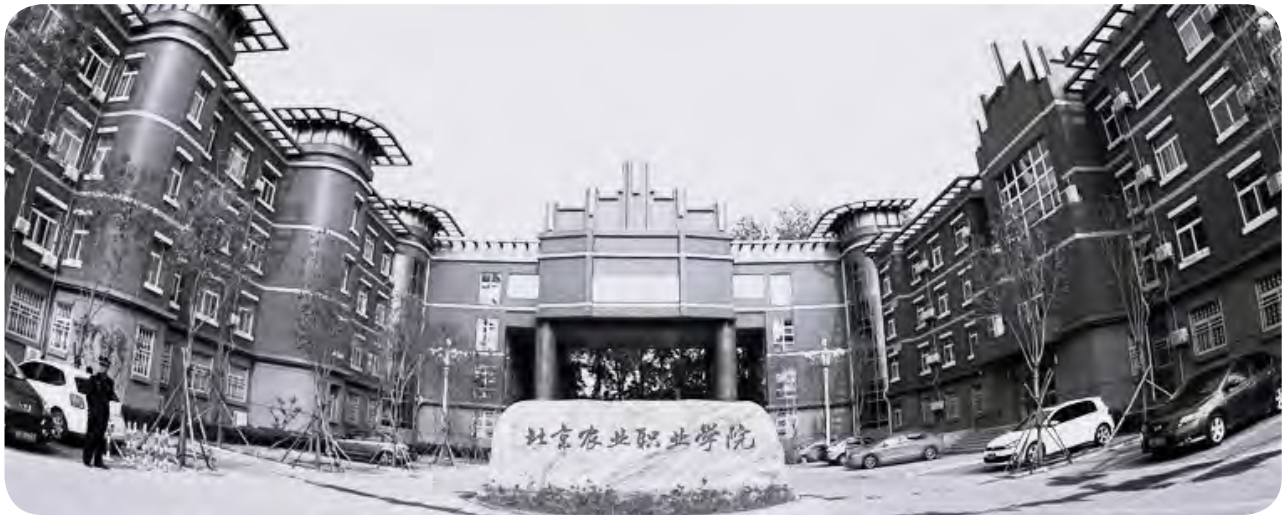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北京市中等专业学校试验半工半读的新型学制，农技校作为首批先行试点校，在办学条件和师资配备上都得到了国家大力支持。学校的教学区有设施完备的教学楼，各种专业的试验室，有规模较大、资料齐全的图书馆。各个专业都有适合本专业特点的各种教学设施，例如农机专业有多台拖拉机及各种用途不同配套使用的农机具，农作物栽培专业有二百多亩水稻田地、旱田及栽培各种果树的果园。

学校果园里种植生产的玫瑰香、龙眼等各种葡萄,远销市内的水果店,深受欢迎。农校生产的大米口感极佳,我们学生吃的口粮，就包括自己生产的大米，蔬菜是学校菜地出产的，保证自给自足。食堂给学生改善生活，吃的猪肉是学校猪场自己饲养的肉猪宰杀的。我们当时吃的粮食、蔬菜等食品绝对绿色环保。

一九六四年国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技校的学生待遇也不断得到提高，尤其是伙食很好，基本能保证每餐有肉。由于农技校自己生产了一些粮食可以调剂，学生伙食的粗细粮

搭配一直高于城市居民标准。

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因是半工半读制的学校，我们这些学生既要坐在教室里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农业现代化管理技术，还要参加农业生产方面的实践操作。学校对于我们的知识学习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都做了比较科学的安排，既让我们学到了该学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又让我们体验了农业劳动的艰苦和粮食得到丰收的不容易，使我们的身体也得到了锻炼。农技校的四年学习生活，奠定了我思想和职业生涯的基础，母校恩泽终生难忘。■



母校如今已今非昔比

（上接第 59 页）那一段时日每天工作、学习都是起早贪晚，有时周末也泡在实验室，日子过得紧张着、劳累着并愉快着。很快，这一学期就忙而不乱地过去了；与 77 级高考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类似，我又一次经历了“战斗的‘半年里’”，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就是上述 3 项任务之一的“液 - 液热交换传热系数及膜系数的测定”，该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并刊登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这半年多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很充实，在我人生旅途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接下来就是毕业分配、留校任教，开始了我一生的执教生涯。■

让美妙的乐曲永留人们的心中

初教院　　宋天乐

我是一个民乐爱好者，每每在电视里看到民乐演奏的节目，我就会油然想起十一年前的如烟往事……



那是五月一个周六的清晨，我和夫人赶往北海公园。这里早已是游人如织，我们加快脚步来到曾是“少年先锋队水电站”对面的一座大殿(即画舫斋，当时未开放) 前。这里是每周一期的民乐演奏会。我们坐在自带的小马扎，等待着演出。

“北海民乐队”成员来自于各行各业、四面八方，是民乐爱好者自发组织起来的、完全公益性的群众组织，他们已经坚持为那里的游人义务演出了十多个年头，在北京有众多的“粉丝”。在北京许多民乐爱好者心中，这支乐队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每当演奏员一到场，听众们都热情的和他们打招呼。

乐队的领奏兼发言人啜铁良老师精通板胡、二胡、高胡等,为人热情、谦虚、平易近人，每次演出前、演出中、后都诚恳地征求听众的意见和建议。几乎每次演出时，啜老师都向听众宣传他们演出宗旨——为了弘扬民族文艺、让更多的人记住那些优美的民族音乐，像宣传国粹京剧一样宣传民乐。

许多老听众如我是听着彭修文大师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一曲曲“仙乐”长大的，听得是如醉如痴、百听不厌……众所周知的原因，能直接听到、看到国家院团演出的机会少之又少，象《步步高》《紫竹调》等等美妙的曲目只能停留在遥远的记忆里了……

上午九时，乐队成员准时到位。在原煤矿文工团演奏员王树增老师

的指挥下，《喜洋洋》作为第一首曲子迎接着热情的听众。这首曲子是板胡大师刘明源创作的，全曲主题取材于山西民歌《卖膏药》，两个笛子声部的重迭、顿音和加花的手法，增加了热情洋溢的气氛。第二段音乐根据另一首山西民歌《碾糕面》改编，旋律舒展优美，喜悦之情犹闻耳边，乐曲热烈欢快，听众们被热情气氛所感染，不断地鼓掌、叫好。

接着演奏的是《二泉映月》。该曲为我国民间艺人阿炳的代表作，由彭修文改编。乐曲不仅将现场的听众引入夜深人静、泉清月冷的凄美意境，更使人们体会到一个盲人艺人在向人们倾吐他坎坷的一生和对幸福的向往。演奏刚一结束，听众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姑苏行》采用昆曲音调，色彩鲜明，甜美抒情，诱发人们产生丰富的联想。抒情的行板，使人犹如置身于幽曲明净、精巧秀丽的姑苏园林之中，尽情观赏，美不胜收。

《京调》则是根据京剧西皮原板和流水板的音调融汇而成，乐曲采用清脆明亮的曲笛领奏，模拟人们熟悉的京剧《苏三起解》的唱腔，表现了欢快喜悦、生动活泼的情趣，使古老的戏曲音乐焕发出新的气味和风采。

由啜老师改编并演奏的《板胡组曲——地道战》把演出推向了高潮。熟悉的剧情，耳熟能详的曲调，仿佛把人们带入了消灭侵略者的激烈场面，听众们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不少人站起来不停地随着乐曲节奏鼓掌、欢呼，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随着演出的进行，现场听众越聚越多，太湖石旁、小土丘上、大树下等凡是能听到、看到演奏的地方全是人，粗粗算来大约有二、三百人，还有十几个相机、录像设备以及手机，全对准了乐队成员不停地拍照。可喜的是，听众中不仅是有中老年人，更是不乏年轻的面孔和金发碧眼的“老外”，他们被乐手精湛的表演所折服，遇到会心处情不自禁的激动、鼓掌。

演奏一曲接着一曲，整个演出场地充满了理解、和谐、热情的气氛。绝大多数演奏员的演奏技能和对乐曲的理解是相当不错的。由于一部分演奏员因故而不能来，只能由别人代替，演出中难免出现小的错误。这时作为听众，以宽厚的态度耐心等待，而演奏员在发现问题后不是糊弄听众，啜老师马上说：“重新开始！”乐队又重新演出。对演奏员们精益求精、科

学严谨的态度，听众们则是回以理解的掌声。

我们还了解到，乐队还自己花钱自制了很多 CD、光盘，把演出现场的视频免费送给很多老人和病人，希望这些优美的民乐能够伴随着大家每天都会开心的度过。

他们的演出为古老而美丽的北海公园增光添色，弘扬了民族精神，使广大听众得到艺术的享受，还受到了心灵的洗礼，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乐队呀！真心的祝福这些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注：后来，“北海民乐队”搬到了位于玉蜓桥三角地的东城文化服务中心多功能厅里安营扎寨，早已不在北海演奏了，仅以小文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上接第 65 页）老年大学，每周一次两小时的课程，这两个小时就是上午的霞光，暮年中的黄金，是我生命中最兴奋、最愉快、最享受的时光。我由衷地感到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感谢党，感谢学校老年大学全体工作人员的付出。走过了那么多个国家，我看哪个国家也没有像我们国家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这样幸福，这使我更加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的祖国。我一定要珍惜这大好时光好好学习，优雅地老去！■

走进老年大学

美术学院　尹方

光阴似箭，飞逝而过。现在的我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不经意间，我已经退休十年有余了。刚刚退休时，感觉退休真好，所有的时间由自己支配，于是就报了旅游团，前前后后走了 30 多个国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能总出去玩呀，但在家的日子无所事事，晃晃悠悠一天天就过去了。后来听说我校办了老年大学，开设了多门课程。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地选了几门我比较喜欢的科目，来老年大学学习。

我少年时就喜欢写写画画，但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进入老年大学就像走进了一个新天地，弥补了我儿时的缺憾。在这里我学习了书法、钢琴，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陶冶了情操,结识了兴趣爱好相投的学员朋友，促进了健康。

学习书法、不光是写写字，通过写字还了解了一些书法知识和我国的传统文化，受益匪浅。

再有就是学习钢琴，五线谱上那些小蝌蚪密密麻麻的上窜下跳，真够我这老眼看一阵子的。老人学习有个特点，就是一听就懂，一过就忘，悟性好，记性差。但是我求知的欲望一点也不逊色于年轻时的好奇心。所以课堂上学的东西回到家后还要反复地学，反复地练习和巩固。钢琴 88 个键分为不同的组，根据音符在五线谱的位置，确定它在哪个区域哪个键。通过学习钢琴，我还学到了很多音乐相关的知识，像乐理呀音调呀等等。

几年的老年大学学习，我颇有感触。人在学习的路上不能歇脚，要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无止境。学习使我天天有事干，生活的很开心。

我非常热爱我的（下转第 64 页）

以色列印象之— 死海微澜

资环学院　班武奇

北京西南，距离北京约 15000 千米的地方，在荒凉干旱的山谷中，有一颗被薄雾笼罩的湖蓝色的明珠，它的名字叫死海。

唐朝诗人孟浩然说：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句诗简洁地概括出了热爱、渴望旅游的人出游的动因。

死海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另类的“江山胜迹”。同时，也是我们旅游团队以色列—约旦之行追逐的重要目标之一。对我个人而言，渴望到死海之滨一游，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是学地理的，所以对这个世界地理奇观——世界最低点以及地球上最大“伤疤”的最北端的这个湖泊，比其他人多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第二，长久地保存孩童般的好奇心，是晚年高质量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阅读和实践是满足好奇心的两个主要手段。先民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激励我们，并且指出：百闻不如一见。因此，退休之后，在身体、经济、时间三项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亲自到感兴趣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所在地一游，是我晚年的愿望之一。

第三，距离产生美。选择以色列 - 约旦的旅游线路，一方面是看重了那里地中海沿岸的江山胜迹、死海周边的自然地理奇观，以及这个区域文化的多元性；另一方面是看重了它在北京西南一万五千里的距离。重难轻易，难得一见的更加珍贵，是旅游者的人之常情。

闲言少叙，言归死海。感谢我的老师们和诸多科普作者，使我未到死海之前，对它有了初浅的认知，给了我在旅游审美过程中发挥想象力的基础。

想象一下吧：站在死海之滨，极目南望，就是号称地球上最大的“伤疤”的地质地理奇观——东非大裂谷。它南北延伸 6400 千米，相当于北京到广州距离的 2.6 倍多，其最北端就是世界最低的湖泊死海。死海沿岸是全球陆地的最低地区。上个世纪说那里低于海平面约 390 多米。21 世纪以

来，实测的数据则低于海平面 400 多米了。死海水位的变动，与当下气候无关，有研究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壳的某种“呼吸”运动。能亲临死海之滨，目睹其风采，何其幸耶！



死海，是一个内陆盐湖，在希伯来语中其本意是“盐湖”。但早在公元前 4 世纪时，就因多宗教的历史因缘，它又有了死海之名（据圣经文稿《死海古卷》）。现代通俗的解释是因其非常高的含盐度，除了细菌外任何生物都不能存活其中，因而得名。

死海南北长约 180 千米，东西最宽处约 18 千米，湖面面积 1020 多平方千米。从湖东岸伸展出的利桑（意思为“舌”）半岛，将全湖分为面积占四分之三、深达 400 米的北部，以及面积占四分之一、平均深仅 3 米左右的南部。

死海周边及以色列南部地区（北纬 32 度附近），气候极其干旱，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不足 20 毫米。死海谷地由于地势低，其干旱尤甚，年蒸发量超过 4000 毫米。这样“恶劣”、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死海能够通过注入它的约旦河等淡水河，在数以千百万年计的时间里，从周边的岩石和沙砾中“掠取”了大量的矿物质，在死海的底部积聚了足够世界上使用千百年的钾、镁、氯化钠等盐分。这就使得以色列成为世界上以钾盐为主的化工原料的重要供应国。

过度饱和的湖水，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始终呈现淡淡的湖蓝色，晶莹剔透，亲临其境，令人心旷神怡，才能深深地体会到“百闻不如一见”的惬意

死海海水的盐度在千分之三十以上。湖水密度超乎寻常的大，是它重要的特色之一。

许多通俗读物介绍说，在死海中，即使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水面上漂浮，可以躺在死海水面上阅读书报云云。然而，亲临死海的游客和泳者则会告诉你：且勿轻信，在死海戏水，绝非易事。

笔者喜好戏水，泳龄超过半个世纪。自己觉得在我国的江河湖海，在美国的夏威夷海滨、在澳大利亚的珊瑚海等地的水域中，任凭风浪起，还能应付自如。但是却不料在死海中，遇到了我游泳经历中最“难堪”的尴尬局面。

下水之前，旅游团的领队、当地的地陪，叮咛嘱咐的要穿拖鞋，以防被水底的盐粒晶体的尖锐棱角刺破和划伤，并要做好体验世界上最苦涩的海水的精神准备……他们并不担心游客发生溺水的事故，因为在死海你想把口鼻同时没入水中是几乎不可能的。我虽然已年逾古稀，不求在死海畅游，但总渴望在这世界最低、最咸的水域中，留下一张游泳的纪念照。

我穿着一双凉鞋，从死海的西岸走向东方……波澜不惊，水温约在28度，令人十分惬意。

海水没过膝盖后，开始感受到死海微澜不同一般的“力量”：表面波澜不惊的水体动荡，都会加到人体上比其他水域更强的晃动力，要想保持平稳行走，需要花费更大的控制力。

水没过腰部之后，被海水晃动的脚下开始有了“拌蒜”的感觉。可能就是这时，脚的侧面和踝关节处被盐粒的锋利尖端刺破和划伤了。不过由于心情激动，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是上岸后才发现了许多暗红色的划痕。当时只是想，我平躺水中，就可以获得“自由”了，留下几幅“靓照”。

在海中躺下后，才知道真正尴尬的时刻来临了：想拍一张仰泳的纪念照，结果是肚皮朝天，手脚都放不进水中，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局外人看不出来，如果我是个“二把刀”的泳者，也就罢了，可是作为泳龄超过50年的我，对于不能控制平衡、不能稳定自己身体的感受，只有自家知道。其形象之不雅，也只能留着自己看，记住到过死海，出过这般洋相而已。

在死海近岸湖底的岩石和盐晶体之间的局部地方，还沉积了非常细腻的黑色湖泥，含有各种丰富的矿物质，据说能辅助治疗多种皮肤病，长期使用，还可以使皮肤变得细腻、光滑。不少游客，尤其是女游客，在湖边就要现场“试用”，在脸上、身上涂抹一些黑色的湖泥，拍照留念。湖泥制品，是以色列死海地区特产的黑色护肤品，有些游客还要买几瓶带回去赠送亲友。笔者陋见，这些瓶瓶，包装精美，作为纪念品，很有意义，当化妆品，如何使用，（下转第71页）

燕赵古城易县游记

校产办　孙亚杰



2021年4月14日，农历辛丑三月初三，上巳节。上巳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据载，春秋时期始，这一天，人们结伴去水边沐浴，称为“祓禊”，洗濯去垢，消除不祥。

东晋永和九年上巳节，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举行禊礼，流觞曲水赋诗，事后将诗作结为集子，微醉下的王羲之挥毫写了《兰亭序》，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序叙述了当天的事情。

恰好这一天，我随京津冀书画家联谊活动来到了易县，和这里的书画家相聚，虽没有王羲之们的大雅，我们也进行了一次翰墨丹青之事。

结识易县的书画家、并成为忘年莫逆之友的事情，已经有三五年的时间了。后常常被邀请，便常常来易县做客。这样一来，往来易县的次数逐渐的多了起来，掐指算来，平均每年要去个一两次。

每次去易县县城，都要去燕都古城那里转一转。古城门口处，有一硕大的石头镌刻着“燕都古城”四个大字。

城内商铺鳞次栉比，人来人往，大多都以古玩为主。时能遇到古装小童吆喝叫卖。驻足的看客多，询价的少，喜欢古玩的人可以在这里淘到一些小古旧玩意儿和手把件一类的物品。

中国有四大名砚，易水砚同样驰名中外。历史上素有“南端北易”之称。相传始于战国，盛于唐代，产于易州，故名。在家涂抹诗书时，案头上那方易县朋友赠送的砚台，使我常常想起到易县游玩，一起谈书论画的情景。

古城在易县城边上，旁边就是

那条易水河，夏日河畔上，三三两两的行人悠闲漫步，情致惬意。夜晚总是最凉快的时候，也许人们更喜欢河边的凉快，因为这种凉快能让人安下心来，回到家里可以安稳睡个好觉。

其实，自己也只是易县古城的匆匆的过路客而已。易县的得名，因易水河而得名。“风萧萧兮易水寒”，高渐离击筑高亢的声调悲哀凄凉。站在易水河边，仿佛穿越时间空间，于秋风瑟瑟中目送着身着一身白色衣裳的燕太子丹饯行荆轲，历史的记忆永久留在易水河。

这是一座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古城，每经过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古城的沧桑。荆轲塔、忠义牌坊、易水长河，就是一段历史；五壮士悲壮的故事，承载着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

放眼仰看燕赵，悲歌皆是侠骨壮士。

雄风正气易水，狼牙慷慨中华英雄。

的确，燕赵大地上英雄辈出，赵子龙、猛张飞、林冲、狼牙山五壮士……古往今来，奏响出一曲又一曲悲壮高亢的燕赵之歌。

沧桑肃穆的荆轲塔至今屹立着，在易县古城向西眺望，远处的山上还有两座古塔，被称为“黑白双塔”。

易县的书法家张宏亮给我讲起了这两个塔的故事。

这两座塔被当地人称作黑塔和白塔，据说是为作左伯桃、羊角哀两位义士而建。

据《战国策》记载，在战国末期，燕国有一位当世名儒左伯桃，虽然怀有治国之才却无人赏识，于是决定前去投奔楚国。路途中遇到大风暴雨，左伯桃饥寒交迫，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只见寒酸的屋子里别无长物，但是在床榻上放着许多书卷。这家主人叫羊角哀，酷爱读书，满腹经纶，两人越谈越投机，于是决定一同投奔楚王。不想路上因天寒地冻，左伯桃几次病倒，命在旦夕，他恳求羊角哀继续前行。羊角哀埋葬了左伯桃，悲痛不已，含泪赶往楚国。后羊角哀因献计策有功，颇得楚王赏识。受封之时，羊角哀伏地痛哭，诉说了左伯桃的故事，楚王深受触动，厚葬了左伯桃。

由此，还引出“二鬼战荆轲”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

大家都知道成语之乡是河北的邯郸市。易县历史悠长、文化底蕴深厚，也产生了许多成语，如羊左之交、

鹬蚌相争、白虹贯日、图穷匕现、千金买骨、兵贵神速等。可见易县历史文化的厚重。

狼山素有“北方小黄山"的美誉，这里因奇峰林立，峥嵘险峻，形状如同狼牙而得名，“狼山竞秀”是古易州十景之一。

如今，狼牙山成为红色旅游景点，为继承和发扬五勇士的英雄业绩，易县人民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聂荣臻亲自题写了塔名，字体浑厚雄壮，如长城威严屹立。五壮士宁死不屈、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悬崖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说到狼牙山五壮士，还有一件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

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一天，友谊宾馆的中国科学会堂召开了一个英雄报告会，报告人是葛振林。年少的我早早地来到了会场，坐在了第二排，不一会儿，来了一个老人，坐在第一排我的前面。我忍不住问老人，葛振林怎么还没有来啊？来人回答我说，小朋友，别着急，很快就会来的。没想到报告会开始了，老人坐到报告桌前。啊！他就是英雄葛振林！老人的谦虚朴素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的易县，高楼大夏鳞次栉比，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道路旁鲜花盛开，婆娑树影。走在古色古香的小石径上，风吹衣袂梦大秦，看今朝数风流人物。■

（上接第 68 页）则需要很有想象力了……

2015 年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每年到以色列旅游的游客已达百万上下。欧美游客占 80% 左右。华人游客不足 10%，其中大陆游客只占华人游客的一成左右。

一般地说，首次到以色列旅游的人，绝大多数都要光顾死海之滨。在这里，不分种族和国籍、不分肤色，共同沐浴和煦的阳光，争先恐后地到死海中去体验海水的苦涩和漂浮的乐趣。

笔者期望，死海能成为维系以色列人民和世界各地游客友谊的有力纽带。■

用手机拍银河

物理系　沈京玲

由于观星的兴趣，最近关注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星联CSVA。这个公众号有个栏目“每日星图”，展示天文摄影爱好者们拍摄的星空作品。进入夏季后，众多作品都是银河照片，如图一和图二。



图一是在星联上发表的一幅银河照片，作者卢禹坤，拍摄地点是新疆赛里木湖，拍摄器材：索尼A7R3改机＋索尼14gm，拍摄参数：天空：赤道仪，14mm，f2.0，iso400，240s，竖拍*5张；地景：14mm，f1.8，iso4000，30s，竖拍*5张 。



图二在内蒙古杭锦旗库布其沙漠拍摄，作者刘浪。拍摄器材：尼康D750+腾龙15-30，拍摄参数：星空部分30mm，F2.8，ISO800，赤道仪追踪3min；地景部分30mm，F2.8，iso800，曝光3min；人物部分30mm，F2.8，iso3200 ，曝光20s。

看到天文摄影爱好者拍摄的这些银河，不仅是美，还感到了一种震撼！记忆中小时候看到的银河是一个雪白的星云带，照片上怎么还有结构和颜色呢？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要专程去观看一次银河。

城里光污染严重看不到银河，那些星空摄影者所拍摄的照片不是在新疆就是在西藏，或者在云南、内蒙等地。可以看到银河、离家最近的地方在哪？我开始关注家附近的光污染指数。通过查找资料，发现离家不远也可能看到银河，于是开始筹划去观看一次银河。

用肉眼直

接观看银河是我的主要愿望，因为我没有单反相机，更没有赤道仪，没有奢望用手机能够拍到银河。

第一次去看银河是 2023 年 7 月 14 日。这天雨后天晴，我们来到事先勘察过的河北怀来小南辛堡镇一个偏僻的山村附近。日落之后又等待了大约 4 个小时，这期间我们仰望天空，看到了在城里从未见过的壮观天空：牛郎织女天津四，大熊仙后北极星，大角牧夫贯索四，心宿天蝎角宿一。这真是：山前观日落，大漠数星辰。放眼望去，看到了一条弯弯的白色云带挂在天空，这是银河！她从南到北横跨苍穹，看得我们心旷神怡、欢呼雀跃。

当晚风很大，估计有 7-8 级，两次刮倒我的三脚架，损坏了两个手机架。尽管如此，还是尝试了用手机拍银河。下面这张照片就是用我的华为手机拍摄的银河，没有拼接、没有赤道仪，也不用多次曝光。虽然不如用单反相机拍摄的银河那么漂亮，但银河的结构清晰可见。

第一次看到银河之后，总是惦记再能看到，于是就有了第二次。

7 月 23 日赶上晴天，我们再次来到看到过银河的地方，这次打算能用手机拍出银河较好的照片。

我们架好三脚架，等待时机。开始天空有些淡云游动，分不清是云还是星云。后来天空变得异常清澈，看到银河了！我马上尝试用手机专业模式中的各种参数进行拍摄，比较拍出来的效果。一屏拍不下银河整体，就分别拍摄了银河的南段、中段和北段，获得了一批自己比较满意的银河照片。■



我用手机拍摄的银河中段照片

“生为赤子”的唐湜

文学院　　吴思敬



去年“五一”假期，收到曹凌云先生快递的《生为赤子——唐湜（读作：shí，形容水清见底）与他的文友们》一书的文稿，于是足不出户，沉浸在阅读之中，也唤起了我对诗人唐湜先生的记忆和怀念。

1984年12月，唐湜先生来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85年元旦那天休会，唐湜在骆寒超先生的陪同下，来到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我的家中，这是我与唐湜的首次见面。唐湜个子不高，身材微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对诗歌理论饶有兴趣，我们很谈得来。此后唐湜先生来北京，或是为永嘉昆剧团联系来京演出，或是为联系出版他的著作，总会到寒舍一叙，聊兴大发，海阔天空——聊辛笛看淡金钱向国家捐出巨款，聊陈敬容的“红颜薄命”，也聊他自己，当年的英俊小生，现在是“人老珠黄”……就这样不知不觉聊到深夜。

上世纪90年代，我搬到朝阳门外芳草地西街后，他就很少来我家了，但是书信没有中断过。有时他还会让我帮他做些具体的事，比如三联书店出版他的《新意度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霞楼梦笛》，他就委托我到出版社去代他领样书，然后分别送给谢冕、孙玉石、洪子诚等在京的朋友。我在与出版社编辑的接触中才知道，那时像他这样的大诗人出书也有许多难处。比如编《新意度集》，唐湜40年代后期写过一些论辩文章，有的长达一万多字，就没有收进去。为出诗集《霞楼梦笛》，唐湜花了6000元，又买了几百本书，由于只印1500册，出版社也没能赚钱。

《新意度集》出版后，唐湜来信，希望我为他写一篇书评。我自然责无旁贷，写出《闪烁的光，透明的雾——〈新意度集〉读后》一文，发在《读书》1991 年第 11 期上。唐湜针对我的评论，来信说文章将他多年前那些零散的论点连缀成了完整的网络，十分可喜。“文中没有提我对古典诗论，如《文心》《诗品》的喜爱，只就西方诗论对我的引导，似乎不甚全面，可这是小缺陷，可以不提；您提走钢丝，很妙，我是想来个中西融合，也‘弘扬一点民族文化’。”现在看来，我的书评尽管在开头提到唐湜和他的“九叶”文友“是一群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间走钢丝的技艺高超的能手”，但是在后文的具体评述中，我只是论证了唐湜对外国诗学理论摄取的一面，而未对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继承展开论述，确实是很大的不足。特别是当我在《生为赤子》中读到唐湜小时候的家学，舅舅王季思对他的耳提面命，上中学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痴迷与受到的古典戏曲文化的熏陶，我这才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对唐湜还是太缺乏了解了。



我与唐湜先生见的最后一面，是 2003 年 11 月 4 日在温州师范学院召开的“21 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暨唐湜诗歌创作座谈会”上。那时唐湜已是老态龙钟，双腿几乎迈不开步，要有人架着才能小步行走，说话也不利索，说得很短，有时甚至词不达意。会场上，我只能凝视着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问候，我们无法作更多的交谈了。

从记忆中拉回到《生为赤子》这部书中来，44 篇散文合起来可以看成是一部以诗人唐湜为中心的文学传记，讲述了唐湜和莫洛、赵瑞蕻、金江、林亓澜等文友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这种众星拱月的写法，既突出了唐湜的主人公身份，侧重他的生命与创作，同时又把他放到具体的环境中，用相当的笔墨写他周围的朋友，从而充分显示了唐湜的生存环境及创作语境，揭示了他成长的内因。

《生为赤子》中，写到唐湜小时候，舅舅王季思“把从外地带来的唱片放给他听，其中有昆剧《连环记·梳妆掷戟》《林冲夜奔》，有京剧《单刀会·训子》

《玉堂春》，有《牡丹亭》《长生殿》等，这些南北曲文采璀璨，诗情盎然，旋律旖旎，还带有一股雄豪之气，唐湜一听再听，喜不自禁，听得多了，他也学着哼唱几句，自得其乐”——这段文字写出了唐湜对戏曲的痴迷与酷爱，这不仅为唐湜五六十年代写剧评、写剧本、研究南戏找到了依据，也为他后来所写的大量历史题材和神话题材的长诗找到了依据。又如写唐湜上学时，在表兄家的书房里发现了多本新月派的诗集，他很喜欢，想认真阅读，就与表兄商量，拿自己一箱高丽纸的小说换取《新月诗选》和何其芳的《画梦录》《预言》，表兄同意了。他如获珍宝，放学后就躲在自家老宅的东楼，沉醉在明朗纯净的诗意中。正是有了这些具体生动的描写，我们才知道唐湜深厚的诗学修养的渊源。



在书中，我们还看到，从青年时代开始，唐湜一路走来，百般曲折，历尽艰辛：“自由是唐湜生命中的活水，稍得滋润，心田里就会抽出绿芽，胸中的壮志就会苏醒过来，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写作，虽然写作给他带来受苦和灾难。他白天一边劳动，一边构思创作，到了夜晚，往往一觉醒来，灵感被激活，就在床上倚枕下笔，直到晨曦微露。”

唐湜的文友，是一批充满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强烈的爱国激情，投身于革命事业，无私奉献，学业有成，彼此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书中有一段唐湜与赵瑞蕻、莫洛、胡景瑊等在瓯江出游时的描写：

瓯江上最多的是两头尖尖、形似蚱蜢的木船，称为舴艋船，船头张开白帆，船公持篙把桨伫立于船尾。这种船轻巧灵便、舱深耐载，顺流而下或溯江前行，遇浅水用篙，遇深水用桨，顺风则扬起白帆。

江岸边这几位年轻学子触景生情，不由得背诵起古诗来。唐湜吟诵的是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莫洛朗诵陆游的《瓯江遇险转安》：“溪流乱石似牛毛，雨过狂澜势转豪。寄语河公莫作戏，从来忠信任风涛。”赵瑞蕻朗诵了北宋温州知州杨蟠的《咏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

山似屏帏绕画楼。”胡景瑊却高声唱起极富瓯越特色的《拉纤歌》：“日头出冬呵,嗨哟！肩头硬梆呵,嗨哟！一步一挺呵，嗨哟！拔滩轻松呵，嗨哟！”胡景瑊歌声未落，三位好友接上去齐唱：“兄弟们耶，嘿哟！加油干，嘿哟！水急滩险我不怕耶，管他肩头破，嘿哟！兄弟们耶，嘿哟！”

在这些青年学子的欢唱中，他们风华正茂的才情与展翅欲翔的抱负充分展示出来。

诗集《霞楼梦笛》贯穿着唐湜少年时的憧憬、中年时的沉郁与晚年时的梦幻，但为什么唐湜把这些诗作题为“霞楼梦笛”？曹凌云给出了确切的答案：因为唐湜的书房叫飞霞楼，“站在书房的窗口，能望见邻近山上的一个飞霞洞，传说洞口曾经长有片片芦苇，可以做成一个个芦笛，年轻时的唐湜最爱站在这窗口吹奏芦笛”。这又是文学地理学上的一个发现！由飞霞楼上的芦笛声，我们会自然地想到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那句有名的诗：“我有一根芦笛，是我不曾和法兰西将军的手杖交换的。”就这样，一根芦笛，把东西方两位大诗人的心连在一起了。

人类在时间中生活，历史在时间中形成。如今，唐湜和他身边的好友都已驾鹤西去，一个时代结束了，但他们的辉煌人生不能被忘记。草成此文，以对我所热爱的唐湜先生和他的文友表示真诚的敬意与怀念！■



唐湜（右一）和友人赵瑞蕻（左二）、马骅（右二）等在一起

香菱学诗

物理系　　齐淑静



香菱是《红楼梦》开篇所写第一个女子，居金陵十二钗副册之首，其高洁的品性，可用“根茎荷花一径香”来形容。她本是乡宦之家甄士隐的女儿，由千金小姐被拐卖成为奴婢、侍妾，又惨遭薛蟠和夏金桂的蹂躏，真是“有命无运”。曹雪芹很偏爱香菱，众多侍女中只有香菱拜师学诗，经过苦心入魔的学习，终于达到大观园诗社的水平。

香菱的品貌，如周瑞家的所说：“倒好个模样，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即像秦可卿一样，兼具黛玉的风流袅娜、宝钗的鲜艳妩媚，以及温柔和顺的性格。薛蟠离开京域，香菱随宝钗进了大观园，有了拜师学诗的机会。

香菱学诗之苦如痴、如呆、疯傻入魔

香菱学诗的过程十分辛苦，发奋忘食，入境太深，达到忘我、不可自拔的程度，是读者学习的榜样。

一是求知心切。香菱刚搬进园，就恳求宝钗教她作诗，宝钗没答应，她当天晚上就去找黛玉，黛玉欣然应允。并让她先熟读唐诗，模仿唐代李白、杜甫、王维的律诗、绝句。

二是废寝忘食。香菱拿着黛玉借给她的《王摩诘全集》苦心研读，“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宝钗连催她数次睡觉，她也不睡”。黛玉给她出题作诗，“香菱听了，喜的拿了诗回来，又苦思一会，作两句诗，又舍不得杜律，又读了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

三是如痴如呆。宝钗见她废寝忘食的样子说：“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她算帐去。你

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 香菱学诗达到呆痴的境界，反映出她学诗的专心和执着，曹公给香菱的一字评“呆”，再贴切不过了。

三首《咏月》诗是由俗到雅的飞跃

黛玉给香菱出的诗题是《咏月》，这三首诗代表了香菱苦学诗的三个阶段，前两首习作不算成熟，但一首比一首有进步，最后一首最完美。见《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第一首黛玉的评价是“意思却有，措词不雅”，如“常思玩”、“不忍观”，“悬玉镜”、“挂冰盘”，用词较俗，缺乏想像力。但黛玉鼓励她：“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把这首丢开，再做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作”。香菱听了，更加痴呆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香菱又作出第二首《咏月》诗，黛玉的点评是：“自然算难为他了，只是还不好，这一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过于穿凿是针对第一首措词不雅而言的，例如“残粉涂金砌”，“轻霜抹玉栏”之类的句子，刻意追求措词之雅，未免牵強、生硬，不够自然了。作者为了说明“过于穿凿”，加了宝钗的补充：“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的确，“淡淡梅花”和“丝丝柳带”，都是借助月光的照耀才能看到的景象。

香菱很失望，她已尽了最大努力，虽扫了兴，但不气馁，依然“挖心搜胆，耳不旁听，目不别视”，翻腾了一夜，甚至在梦中还在苦苦思索，寻出一个好句子。曹公把香菱学诗从“呆”、“痴”、“疯”到“诗魔”的过程写得惟妙惟肖。香菱终于把第三首《咏月》诗写好了，递与黛玉及众人看，发誓“若还不好，我就死了这作诗的心了。”

咏月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七言律诗开头起势不凡，"精华欲掩料应难"，表面是写月亮光辉势不可挡，实还寓意香菱的身世，本为乡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却被拐卖，沦为婢女、小妾，但难于掩盖她依然尊贵、高洁的品格，她的聪明和才华总要表现出来的。"影自娟娟魄自寒"，"影"指月亮的外形，"魄"指月亮的内质。娟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首诗既

是写月亮，更是写自己的心境，情景交融。下面几句由“一片砧敲”的初夜，写到“半轮鸡唱”的天明，联想到旅人思乡和怨女思夫，并借嫦娥之口向命运之神发出疑问，表达让天下有情人都能团圆的理想生活的向往。意境比前两首开阔多了，内容也丰富了。而且名句之间不是简单地堆砌，有了内在联系，形成了完整的诗的意境。所以众人称赞说：“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香菱也终于得到了加入大观园诗社的许可。

黛玉是诲人不倦的出色的老师

在钗黛的判词中有一句“堪怜咏絮才”，借用了晋代谢道韫的典故，用来比喻林黛玉是个绝顶聪慧的才女。她的才华是大观园群芳之冠，元妃省亲“大观园题咏”，元春评价“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可同列者。”黛玉写的长诗《葬花吟》、《桃花行》等，都展现了她的才情。由海棠诗社到后来重建的桃花社，黛玉成了大观园诗坛的盟主。黛玉不仅自己擅长写诗，也擅长教诗，成为给香菱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黛玉教香菱学诗的过程，是一整套系统的教学实践。

首先是教学计划：她先让学生熟读唐诗三百首，但这三百首只是三位诗人的诗作。先把王维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李白）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为香菱安排了从读到写循序渐进的学习计划。

然后是教学方法：循循善诱的启发式。黛玉先让香菱预习，让学生带着兴趣和疑问学习新知识。例如香菱看完了王维的诗，黛玉先听她自己的理解，说到“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时，香菱谈了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会。黛玉在此基础上教给她新知识，温故而知新，如“上孤烟”一句就是从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化出来的。

在教学中，黛玉耐心开导，循循善诱，有诲人不倦的育人思想，是位出色的老师；香菱专心善悟，孜孜以求，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学精神，是位有天赋、有为的好学生。这种师生密切互动、教学相长的教学氛围，令今天的读者仍会有所感动，受到启发。《红楼梦》是一本百科全书，香菱学诗可以说是一科教育篇。■

启迪智慧 传承文明

——参观首都师大教科书博物馆

校产办　谭进谦



早有耳闻，我校教育学院有座教科书博物馆，很想去看看有没有我们曾经念过的课本，可以温故而知新，那将是多么美好的回忆。

疫情刚过去，我就赶紧联系参观事宜，得到博物馆肯定的答复后，便马上如约赶去参观。教科书博物馆设在我校东一区的 B 座 808 室，由石鸥教授的门生王博士和她的师妹接待，并且亲自給我一个人讲解，自感荣幸之至。

王博士首先介绍了博物馆的概况，以及举办过的专题展览，比如 2021 年为配合建党 100 周年而举办的《红色传承》主题展览，展览精选出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珍贵的实物教科书。随后，她们带我按现在馆藏的陈列，逐一讲解了每一件难得的教科书：《蒙学课本》是 1899 年南洋公学首编，它是我国最早的教科书；《最新修身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 1904 年印行；同年，清朝名相张之洞编撰了《唱歌教材书》。张之洞在湖北开办了汉阳铁厂，被称为‘中国重工业之父’，他主张中体西学，同时重视国民教育。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摈弃私塾，开启新学。蔡元培编纂了《中学修身教科书》；陈独秀编《万国地理新编》。这时期我国尚处于清朝末年。1934 年叶圣陶编、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开启了由学者为教科书著书、名家插图的先例。

百多年来，经过社会更迭，现今能收集到如此丰富的教科书并收入馆藏，实属不易。以上每册教科

书都可以称之为镇馆之宝。

展柜中还展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材，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主席为《文化课本》所作的序:“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这表明主席对教科书十分重视。不由得想起我在昌平担任中学教师时,经常在课堂上带学生读写,与伟人的教导不谋而合。

教科书是每一个做过学生的人都感兴趣的书籍,囿于参观时间有限,没能找到我曾经读过的教科书。我向身旁的两位学人回忆了当初自己读过的小学一年级课本：民国时期的《国语》第一册，前三课课文如下：一、来来来，来上学；二、去去去，去游戏；三、大家去游戏；而解放后《语文》课本的前三课课文是：一、人，一个人；二、手，左右手；三、一个人有两只手。其思想内容高下以及启蒙难易程度则是显而易见。

我特意为学校的教科书博物馆准备了一份薄礼，把我 1954 年上中学时用过的一本《中国地图册》捐献，该书由地图出版社编制，光中橡皮印刷厂印制，内容除了中国的行政区划外，还有全国地形、气温、雨量、河流、城市、交通、作物、矿产的分布图，书后特别注明该书是“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两位学者看过书后敏锐地发现“很有学术价值”。作为回赠，王博士把博物馆的两本经折式纪念册送给我。■

（上接第 85 页）化的感觉。

女子学院的初衷是为了能培养有自主精神的新女性，但它自身的限制及其生源和校园文化的互动作用，很有可能使这一结果适得其反。不过从女子学院的存在中却透露出，美国的保守精神在今日科技高度发达和经历性解放的国度里，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存在着,它让我们窥见了保守思想的“香火”在美国的延续，这股势力从小处说，左右着多元文化中的一种生活方式，从大处说是美国保守政治传统的根基，无论从政治还是从宗教的角度讲，它仍固守着一方与当今“肆无忌惮”的社会抗争的阵地。■

美国的女子学院

外语学院　　王秋海

一次与一位澳大利亚的大学教师闲聊，话题扯到了美国，她不经意地冒出一句“美国人都很保守”，令我颇有些愕然。我愕然是因为她的观点和我不谋而合。于是我好奇地追问她结论由何而来，她神秘兮兮地笑答：别忘了，我们澳洲人是囚徒的后裔，而美国的祖先是笃信宗教的清教徒。



答案虽简单，却道出了部分真相。追踪美国的媒体，你就会发现上述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如美国对堕胎问题极为敏感，有许多宗教组织对堕胎大肆反对，甚至使其上升为政治问题，连美国总统和国会都要为之大伤脑筋，不要说做堕胎手术不易，就连堕胎药的进口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从六十年代起，随着美国公路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白人开始了从城市到郊区或乡村的大迁移，把大城市留给了日益增多的少数族裔，因为白人惧怕那里与日俱增的吸毒和其他犯罪现象。迁移的结果促成了美国乡村和城市的一体化，往日的乡村嬗变成绿草如茵、布满星罗棋布小洋房的白人中产阶级社区，超市连锁店的建立更为远离城市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从大都市的自愿放逐，淡忘了城市夜总会的喧嚣和浮躁，将美国几百年的保守宗教传统又因势利导地沿袭下来，白人田园诗般的生活圈子里再度以教堂为主轴，更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出了一个宁静、

没有霓红灯的简单淡泊的生活方式。

因此，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整日花天酒地，恰恰相反，由于彼地的地大物博、人烟稀少，白人的生活还不免透出几许的乏味和枯燥。然而这正是两百年的浮躁与喧哗所促成的反思的结果，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精神家园的“倒退”，而这种逃离城市的“倒退”便裹胁着建国以来的保守传统。

其中一例是美国的女子大学。迄今为止，美国仍拥有 80 多所这样的学校，踞立在美国的高科技社会中，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但却没有人跳出来打着女权运动的旗号要求它们的取缔，还妇女以平等。

女子学院的依然存在自有它们的道理。许多专家说，男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欲大大高于女生，不利女生外向性格的发展和培养，而女子大学恰好为女生提供了这一机会，并可锻炼女生做学生的领袖，为未来跻身企业领导层奠定基础。这种说法表面看似乎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女权，然而有多少为传统辩护的成分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我做访问学者期间，的确亲眼看到了女子大学对女生所起到的作用，如课堂的活跃气氛，对学生组织能力的培养锻炼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美国的的公司雇人时，很看重个人的全面素质，不光是五分的成绩单。学校的报告会及各种活动的海报上也以妇女的主题居多，如妇女的社会地位、健康，就业等，而且常请外来的名人专家演讲。为此，女生们虽身居一小型封闭式的女生“社会”，却有着广大的视野。而且没有混校中男女早恋、吸毒、犯罪等问题的骚扰，反倒在性格和思想塑造方面显得更加完善和成熟。

至于学校女生的生源，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来自于家庭殷实、家长较保守的家庭。这样的家庭首先要付得起女子学院的学费（一般每年六七万美元左右）。这些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在道德水准日渐衰败的美国社会，他们的父母很不愿意看见他们的子女受到“污染”，于是将女儿们送进这样的“女儿国”，以继续保持她们的“纯洁”，直到她们完全成熟为止。

这一考虑还是可行的，因为一般女子学院平日几乎见不到男生，只有在周末时才有零星的男生身影在校园内晃动，因而在男女情感波折方面对女学生干扰甚小。其中也有相当一部

分女生本来是外校学生，但因受不了个别男生的骚扰而转到女子学校来。如我认识一位叫劳拉的女生，她曾在另一个州的混合学校就学，与几个男生同住一套公寓，那几个男生经常在夜晚酗酒之后在房间里大声喧哗，口出秽言，有一次竟然在该女生已睡下后踢她的房门，而且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令她一气之下与他们大吵了一架，并决定一定得转学。

美国大学宿舍紧张，因而男女生在学校附近同租一栋公寓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便使不少思想较保守的父母极为担忧，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找到女子学院的“避难所”。

还有一类人是心灵曾经有过创伤，或是尝过早恋的苦果，或是曾遭受过性侵。我所在学校的伊莎白就是这样一位学生。她很年轻时就遭到性侵，身心受到过极大的伤害，精神一度很痛苦和不稳定，并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后有所恢复，才又进入大学学习。由于她不想让她自己的悲剧再发生在别的女孩身上，决定主修心理学，并正在打算将自己的遭遇写成一本书。

选择了女子学院，用她的话来说，是为了找一片“净土”，反思自己的过去，另外也是由于她对男性已失去信任感，不愿去混合学校。望着她忧伤的双眼，想到她正值妙龄就要“反思”她充满噩梦的历史，使我不禁感到心酸和对她表示同情。

其实后来我发现，像伊莎白那样因自身的遭遇而逃避现实的女学生着实不占少数。在她们表面笑逐颜开的背后，都背负着一段难以启齿的情感的磨难。

女子学院的老师们并非都是女性，而与一般的院校没有什么区别。学校的专业倒是向女性的传统职业倾斜，如护理、财会，美术及其他人文学科。

女子学院也显露出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侧面，如体育较差，体育活动少，校园的整体氛围显得呆板和缺乏生气，过浓的书卷气将学生们的思维定位在古板拘谨的模式上，从而从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创造性，这对未来参与美国社会的激烈竞争是极为不利的。因都是女生，有时也给教学带来不便。比如表演系每学期都要上演两部戏剧，但只能挑选男角色少之又少的剧目，舞蹈晚会亦是如此，从而使校园文化过多的罩上了女性色彩，颇有些远离美国主流文（下转第 82 页）

我的忘年交——侯春兰老师

机关　　李爱媛



我和侯春兰老师曾在图书馆一起工作多年，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记得1983年秋天，我第一天到图书馆工作，谁也不认识。中午休息的时候,侯老师拿出自己的小棉被，热情的招呼我搭椅子午睡，让我觉得这位老师真像一位慈祥的老妈妈。

那时，侯老师家住团结湖，每天挤公共汽车到白广路上班，却是到学校最早的。她到办公室以后，就忙着打扫卫生、给大家打开水。虽然在同事中她是最年长的,却从不以老自居，处处为他人服务。中午休息时，她还曾给我上小学的女儿做棉衣。有一天，我从外面采购图书回来，随口说了一句“真渴”，侯老师马上动身给我倒了一杯水。这情景几十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侯老师的善良与热心，在同事中有口皆碑。

当年，侯老师特别支持青年人学习文化。记得我从1985年开始给新生开文献检索课，侯老师总是鼓励我“学以致用”。

多年的工作相处，我和侯老师越来越亲近，她退休以后，我们仍然常来常往，至今我还保留着侯老师亲手给我织的一件红毛衣。我和侯老师无话不说，相处得好似母女一般，和侯老师的儿子们也如同兄弟姐妹。

有人说侯老师“抠门儿”，她生活节俭，吃饭也很简单，逢年过节从来不会给孙辈儿压岁钱。若干年前她生病住院，我给她1000元，明确说这是请护工用的，侯老师硬是不请。都80多岁高龄了，儿子们要给他们老两口请个保姆，侯老师不同意，于是她的儿子希望我给她做做工作。老太太对我说：“钱要花在刀刃上。”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刀刃吗？都是刀背儿了！”

终于请了保姆，可她对保姆有诸多的不满意，勤俭惯了的人，觉得花钱请人为自己服务，是一种浪费。侯老师的儿子们都很孝顺，经济条件也不错，可她却有不少受过苦的那一代老人的通病：舍不得花钱。可是，在我外孙女因病去美国看病时，侯老师夫妇却取出了 40 万元钱，非要我拿给我女儿用。

说起侯老师，不能不提侯老师的老伴儿张大叔。张大叔是果品公司的一位离休干部。80 年代，我先生患肝病，都过“五一”了，张大叔还从冷库里给我先生买了一筐苹果。张大叔 90 多岁高龄时，几次陪着侯老师来我家探望我们。2003 年我女儿生孩子住院，离侯老师家近，张大叔便接我和女婿到他们家吃饭。外孙女去美国看病,张大叔说“不能不帮他们”，执意取出 40 万元钱。虽然这钱我们没有要，但这份情谊却是牢记心间。这位可敬的老人于 2020 年春近 100 岁时离世。不幸的是，老伴儿去世不久，侯老师身患脑梗了。

如今，90 多岁的侯老师住在养护中心。疫情期间，我只能打个时间差看过她几次。她跟我抱怨那里的不如意，每次从那里回来，我都挺难过的。最近几次看望侯老师，她变得高兴了，对新的护理环境很满意，我也感到很欣慰。想我了，侯老师就让护工打电话跟我视频。

侯老师天生乐观聪慧，退休后学习书画，画得一手好牡丹、山水画，90 后的高龄仍然顽强地和疾病做斗争。衷心祝福可亲可爱的忘年交侯老师健康长寿，快乐度过晚年生活！



我去养老院看望侯春兰老师

神奇的中医

政法学院　　李恩慈

中医是我国自古以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现代中医更是结合西医而推陈出新。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理成因以及人体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经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症型，以辩证论治原则，制定出各种精细的诊治方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等各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病愈康复。以我的亲身经历的二、三事，记述中医的博大精深。

我们知道，正骨是指用推、按、捺等方法，治疗骨折、脱臼等疾病。正骨诊治需要的是回春之术，所以，正骨医治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童年时候，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和设施，多数是小伙伴自找乐趣。一天，小伙伴们从高台阶往下跳着玩。那时候地面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一不小心我就崴了脚，脱臼了，当时脚就肿的跟馒头似的，疼得我哇哇大哭。妈妈见状急忙背着我就医。

记得去处是一座道观，一位老道慈眉善目，身体清癯飘逸，留着三绺长髯，看了看我的脚，一边和我轻声细语说着话儿，一边用清瘦的双手按摩我的脚。猛然间只听见“嘎巴”一声，老道说了声“好了，没事了”，然后给我的脚上涂上了黑色的膏药。

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随着膏药的脱落，我的脚肿完全消失了，恢复如初，又能和小伙伴一起玩了。道士出神入化的医术口口相传，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中医外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例如建安三神医之一的华佗故事等。中医外科主要诊治以外治为疗法的疾病，包括疮疡、肛肠、皮肤、瘤、炎等以及口、眼、耳、鼻、喉等部位的疾病。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头上长了

一个疖子，俗称火疙瘩，疼痛难忍、寝食不安。那时尚未有中医医院，妈妈带我到著名中医赵炳南的医馆。记得医馆贴墙药柜摆放着一排排青花瓷药罐，幽静雅致，十分好看。

赵老先生的医术久负盛名。据赵老先生的后人讲，赵老先生主张外病内治，内治方药独树一帜，其中的外治疗法如拔膏、薰药、黑布药膏等，均为赵老先生独创。赵老先生为人随和，待人总是和颜悦色，他仔细看了我的疖子，开了几副中药，并在疖处施以拔膏疗法，即黑膏药经适当加热后摊涂在疖处。嘱咐我三天以后再来。

三天后赵老先生将药膏清除，一股脓血顷刻而出，清理后感到疼痛立消。几天后疖子痊愈，没有落下任何痕迹。真不愧是华佗再世的名医，是人们永远怀念的中医大师。

中医的要领归纳为“四诊八纲”，“四诊”即为“望、闻、问、切”，“八纲”指的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类证候，是中医辩证的纲领。中医的诊治差异就在于切脉和用药是否精湛。

我年轻时参加工作，有段时间在野外奔波劳碌，回家后竟然一病不起，浑身瘫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一样。家人见状急忙搀扶着着我，去名医石晶华的诊所就医。

石大夫长的慈眉善目，待人和蔼可亲。她问了我的病情，沉思凝神地给我号脉，仔细看了我的舌头，然后开出三副药方，叫我到同仁堂抓药，三副药服后如不好再来看，嘱咐我注意事项。

三副药服下后，我的病情很快痊愈，不能不赞叹中医的神奇，尤其是著名中医的回春之术，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现在这些名医都已经作古，但他们的仁人仁术，叫人们永远怀念。■



中国婚育风俗文化墙

外语学院　　王忠

在首都师范大学南门外的东边墙壁上，镶嵌着总长150米、总面积为325平方米的《中国婚育风俗文化墙》，它由汉白玉材料、浮雕形式制作而成。



文化墙由海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共同兴建，目的是把岭南路打造成为一条文化街，一条“精品亮丽一条街”。

文化墙断断续续兴建了三四年才最后完成。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展现了中国过去的婚育传统；第二部分表现了当今各民族的婚育习俗；第三部分展望了人类未来的婚育文明。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经历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亚血族婚、对偶婚等形态。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一直到秦朝，才开始有了一夫一妻制，从而成为中国婚烟制度的主流。两千多年来，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也不尽相同，有：

服役婚：男方赴女方家服役为婚姻条件。

买卖婚：男方用财务换取女方为妻的制度。

表亲婚：姑舅姨表兄妹间缔结婚姻。

交换婚：两个氏族男方协议互换姊妹为妻。

转房婚：兄弟妻妹共夫共妻形式。

招养婚：男方入女家为婚。

典妻婚：将妻典给富家男，俗称借妻生子。

童养婚：抱或买进幼女，适龄与本家男成婚。

指腹婚：两家女人怀孕指腹相约结为夫妻。

冥婚：男女双方为已死儿女联姻婚嫁。

阿注婚：男方到女方家走婚形式。

现代部分介绍了中国各族的婚育观念及习俗。重点介绍了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哈尼族、傣族、苗族、土家族、壮族、高山族、黎族、裕固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婚俗情况。在这部分的介绍中，雕塑部分多是男女的初恋情况和婚礼盛状；文字部分多是说各族有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观念，男女之间有自由恋爱的，有崇尚自然婚育的，有以槟榔为定婚之物的，有以对歌而成婚的等等。

我觉得，这部分应是重点，但内容显得不够充分，许多民族未涉及，如藏族等。每段结尾介绍大同小异，特点不突出。

汉族婚俗的介绍，对过去的婚姻习俗说得多，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等，而对婚姻现状的介绍不够充分。

未来部分，三言两语，匆匆收笔。只说胚胎冷冻、人工授精、网络婚育、克隆人等等新现象的出现正在不断地挑战人类的生命伦理观念，应理智清醒地面对这些问题，做出积极正确的引导，以打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型婚育文化。

行文至此，欲言未尽，还想啰嗦几句。

综观当今汉族的婚姻状况，令人担忧。过去女孩子出嫁，考虑的是男方有多少条“腿”（如桌腿、床腿、立柜腿、缝纫机腿……），而现在考虑的是房子、车子、票子、位子……

从经济角度来说，当前的生活成



本压力和竞争压力比较大，影响了婚姻的稳定性；从心理角度来看，当代的男女青年比较注重自我和个性，但经受挫折的能力比较差，不少婚姻没有成为港湾而成了围城，城市里还出现了“恐婚族”。

近读报纸，得知中国离婚率的情况。美国的离婚率为 50%, 中国的离婚率也相当可观。根据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2010 年的前三季度，全国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达到 131 万对 , 平均每天就有 4800 个家庭分道扬镳，其中 80 后们成了“离婚大军”中的主流人群。据 2009 年的统计，中国离婚率增长了 10.3%，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为国内离婚率最高的城市，离婚已接近 40%。在美国平均每 500 个家庭就拥有一个婚姻家庭指导师，而我国相关人才严重匮乏。直到 2007 年，婚姻家庭指导师才正式成为国家劳动保障部所确认的职业，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真正展开，更谈不上成效了。

婚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们这个社会，旧的婚姻观念刚刚打破，而新的婚姻观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位网民拿来教训初尝甜蜜爱情小夫妻的醒世警句，得到了颇多围城中人的认同：“当你和一个人在照片中并列在一起时，当你在履历表格里填上‘已婚’两个字时，婚姻这个建筑工程便开始剪彩了。但是请你记住，在这座大厦还没竣工之前，可别高兴得太早，千万别把它弄成豆腐渣工程。”

豆腐渣工程，多么形象的豆腐渣工程！我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写下这篇豆腐渣短文！■



乌镇六首

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润



一

春来乌镇绿满川，小桥流水碧涟涟。
细雨濛濛古镇美，杨柳依依系篷船。
夜宿西栅古民居，涓涓溪水荡心田。
渔歌唱晚忙碌碌，载货送客笑开颜。

二

西栅小溪月夜游，水天一色荡悠悠。
吴侬软语舟唱晚，别有情调沁心头。
白莲寺塔亭亭立，坐看繁星泛扁舟。
轻歌曼舞旋津美，宛如天籁解烦愁。

三

老街客宿西栅村，独有民居待游人。
窗外临水景致美，桃红柳绿满眼新。
夜阑卧听风吹雨，古巷明朝散芳馨。
乌篷小船送客忙，细雨霏霏伴歌吟。

四

昭明太子读书院[①]，古色古香似当年。
两岁随师来此地，好学聪敏且勤勉。
不想继承皇帝位，专编《文选》铸鸿篇。
不做皇帝胜皇帝，弘扬文化千古传。

五

千年古镇我最爱，古老文明沁心怀。
小溪纵横两万米，柳绿桃红沿岸开。
拱桥卧波映彩霞，商店林立古街排。
乌篷小舟水中飞，迷人画卷入梦来。

六

镇在湖中巷在水，江南水乡数乌镇。
堪称东方威尼斯，更胜苏州与桂林。
文化底蕴五千载，名家荟萃数百人。
远有梁朝昭太子，近数大师沈雁冰。

①昭明太子，即梁朝昭明太子，名萧统，字德施，系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昭明文选》主编。萧统有七步成诗之才，但他没有继承父皇之位坐皇帝。成人后，他竭尽全力编辑整理我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其影响巨大，堪与《古文观止》和《唐宋八大家文抄》齐名，传诵至今。

浪淘沙（外一首）

国际文化学院　刘耀华

2019年秋，于北戴河鸽子窝观毛主席“浪淘沙”词（石刻）有感，效其体，步其韵，一试画瓢以赞。

云淡扫幽燕，
青女霜天。
鸽窝崖顶望鱼船。
海面濛濛现帆艉，
驶向远边。

思绪溯千年，
诗赞魏鞭，
心潮翻涌赋新篇。
又是秋风萧瑟日，
欢乐人间。

西江月·太湖美

烟霭溟濛岛影，
波光潋滟名湖。
苧萝越女颦眉舒。
鱼跃，鸥翔，山舞。

落日渔舟唱晚，
朝霞楼阁画图。
粉墙黛瓦枇杷熟。
景美，物丰，民朴。

二〇二〇年四、五月间，同老妻在苏州太湖边的“黛湖山庄”小住月余。天天观“日出日落，云卷云舒，青青山影，滟滟湖光”。恍若身处仙境，不胜其乐。因感太湖之美，写小词赞美之。■

我校开展“老少携手”校园植物挂牌活动

2023 年 6 月 9 日上午，生命科学学院联合学校关工委、良乡校区基础学部、教务处和后勤保障部共同开展了校园植物挂牌活动，并于校本部夏晨广场举办了校园植物挂牌仪式。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果勇、关工委秘书长董乐、后勤党委书记徐惠、校园物业中心运行部主任张景光、校园物业中心运行部代表王晗、徐宜凤、生科院退休教师、二级关工委副主任李学东，生科院教师代表顾垒、唐文杰、李昭航以及生科院 15 名学生代表参加本次仪式。仪式由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文利主持。

在教务处副处长、良乡校区基础学部副主任张成、生科院退休教师李学东的指导下，生科院 2021 级仲昭华等十余位同学提前摸排校园植物品种分布，耗时一年，并为各类植物制作标牌，标牌不仅有植物详细内容，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语音介绍。本次植物挂牌活动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和关注我校丰富的植物资源，提升师生对自然知识的了解。

李学东介绍了我校植物种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带领师生们感受了首师大校园植物带给首都师大人的深远意义。他提出，本次仪式从夏晨广场 2019 年种植的北美鹅掌楸和流苏开始，这些树木具有“春华秋实、流金岁月；争创双一流建设大学”的寓意，呼吁全体师生要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为将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建设的更加美丽而共同努力。

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师、二级关工委副主任李学东、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顾垒与师生们一起将精心制作的标牌挂在树上，赋予了挂牌植物“新的身份”。

本次活动是生命科学学院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创新形式，学院也将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深化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劳动价值观，为建设美丽校园、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离退休干部处召开2023年度《秋韵》通讯员座谈会

6月28日上午，离退休干部处在校本部老干部活动站101室举行了《秋韵》通讯员座谈会。

首先，离退休干部处处长董璐向2019年-2022年新作者代表吴芝祥、贺玉山等人颁发了感谢信，欢迎他们加入《秋韵》作者大家庭。

随后陶莹对2022年的《秋韵》工作做了总结。2022年我们完成了61、62、63三期《秋韵》的编辑、印制和发放工作。今年共收到文章稿件122篇、图片稿件54张、支部活动报道48篇，离退休教师登记自取313本，校外邮寄569本，邮寄上级机关6份，兄弟院校单位8份，发放各机关部处、院系书记、在职负责人83份，共计979本。在市教工委离退休干部处召开的2023年北京市高校离退休工作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对2022年信息宣传工作突出单位进行了表彰。我校离退休干部处被评为“2022年度北京高校离退休干部信息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我校离退休干部工作期刊《秋韵》被评为“2022年度北京高校离退休干部工作优秀报刊”。

随后，大家畅所欲言，对如何办好《秋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提出明年是建校70周年，要抓住机会早做计划安排，征集稿件，挖掘报道，让老同志能够发挥经验优势，进一步丰富校史内容。大家一致表示，一定履行好职责，为《秋韵》杂志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董璐指出，2022年离退休干部处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充分利用部门刊物《秋韵》、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既丰富了老同志的生活，又为离退休教师能够继续关心学校发展搭建桥梁，充分展现了我校离退休老同志“丹心永向党”的良好精神风貌。《秋韵》连续多年荣获“北京高校离退休干部工作优秀报刊”，离不开我们的《秋韵》通讯员队伍，并代表离退休干部处对通讯员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我校老年大学和老琴童钢琴社团联合举办期末联谊演奏会暨汇报交流活动

6 月 28 日，我校老年大学钢琴班和老琴童社团在老干部活动站 301 教室联合举办了一场内容丰富的钢琴演奏会。

来自钢琴各个班和社团的学员们完美演绎了各自精心准备的曲目，悠扬的琴声在老干部活动站的教室里回荡，吸引了不少同志们前来观看、聆听。

演奏者中有退休多年来一直坚持学习钢琴并取得了巨大进步的老师，也有刚开始学习钢琴的退休老师。他们在每天担负着各种繁忙的家庭事务之余，仍然不忘练习钢琴，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弹奏水平，实属不易。他们能够勇敢的站上舞台，给大家演奏精彩的曲目，更是不易。台下的观众听着他们的演奏，不禁由衷地对他们产生了敬佩之情。

这次的钢琴期末汇报交流演奏会非常成功，展现了我校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在钢琴学习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演奏会中间还穿插展示了学员们的其他器乐学习成果：有精彩的口琴合奏，有葫芦丝演奏，还有钢琴弹唱，使整个演奏会精彩纷呈，激情起伏。

演奏会圆满落下了帷幕。愿老师们在难忘今宵的激情中，迎来暑假的休闲时光。愿悠扬的钢琴陪伴着老年朋友渡过每一天的幸福时光，青春不老，琴声永驻。■



离退休老同志集体收看我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大会



6月30日上午，学校在校本部大学生活动中心三层演播厅召开大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离退休干部处组织各院系（单位）离退休老同志代表近30人在校本部老干部活动站101会议室集中收看了大会的线上直播。

会上，荣获北京高校“两优一先”表彰的个人和基层党组织代表、荣获我校优秀教师党支部书记表彰的代表登台作了交流发言，讲述了他们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放在首位、把坚守首都师大姓“师”初心使命落到实处的感人事迹，生动展示了我校共产党人的教育情怀、高尚情操。令参会的老同志听后深感振奋，大受鼓舞。

随着大会举行新党员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全体参会老同志也一同起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铭记入党初心、永葆政治本色。

听完了校党委书记孟繁华的总结讲话，参会的老同志们纷纷表示：一定要筑牢思想根基，永葆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决拥护“两个确立”，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以主题教育为契机，强化政治担当，永葆立德树人的赤诚情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首都师大人的智慧和力量！

直播结束后，老同志们满怀激情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的留言纸上，写下了铿锵誓言、赤诚心迹和对党的美好祝愿！

我校举办“红烛”老党员先锋队建设座谈会

7 月 5 日上午，“红烛”老党员先锋队建设座谈会在校本部老干部活动站 101 会议室举行。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高蓉、“红烛”老党员先锋队代表等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首先，董璐介绍了新加入老党员先锋队的焦宝聪、高武和李永刚三位老师的基本情况和专业特长，并对他们的加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三位老师表达了加入“红烛”老党员先锋队的激动之情，表示今后将依托老党员先锋队的平台，从教育技术在中小学教学中的应用、科普观鸟爱鸟知识、开展航天科普讲座等方面首都基础教育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数学科学学院原党委书记、老党员唐其钰交流了近日参加“北京市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座谈会”的感受和体会。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高蓉回顾了“红烛”老党员先锋队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近几年线下活动开展困难的情况下，先锋队的老党员们将线上活动开展的红红火火，为今后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打好了基础。学院将继续做好组织和后勤保障工作，关心、支持这支老党员先锋队，为老同志们发挥优势和作用搭建平台，力争将“红烛”底色擦得更亮。

在自由交流环节，老党员们纷纷表示，对更加多元的“红烛”老党员先锋队有了更高期待。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希望先锋队能够进一步开扩思路，争取与一两所学校建立长效联系机制，由点及面，深入了解学校需求，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教服务。既能提高中学教师的教学水平，也能使学生在学习资源、学习方法上受益。

董璐对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一直以来对于学校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红烛”老党员先锋队老同志们一直以来的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表示，今后学校将进一步整合资源，结合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动更多的老党员、老教师参与“红烛”” 老党员先锋队的工作，为北京市基础教育作出新的贡献。■

我校举办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座谈交流会



7月7日，离退休干部处在校本部老干部活动站101会议室举办了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座谈交流会。

首先，离退休干部处邀请了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志男做了一场题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的辅导报告。听完报告后，老同志们纷纷表示，报告为大家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有效指导，通过学习，大家进一步坚定了战略自信，明确了责任担当，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凝神聚力、激昂斗志，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后，参会的各位离退休支部书记围绕本单位学习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细则》、“六好离退休干部示范创建”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以及对我校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展开了交流，结合各支部离退休干部党员自身实际，在制度完善、活动教育、发挥作用等方面谈了做法和思路。

最后，董璐对本次座谈会进行了总结，就各支部如何更好的开展“六好离退休干部示范创建”同各支部书记进行了交流和指导。董璐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要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实践中，聚焦党建引领，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优势作用，推动我校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继续为首都发展和我校实现“攀登计划”贡献银发力量。■

首都师范大学育新学校与“红烛”老党员先锋队开展联建

9月19日，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党委书记张林瀛与数学科学学院共商“红烛”老党员先锋队联建工作。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高蓉、离退休干部处处长董璐和“红烛”老党员先锋队负责人钟中等参加了座谈会。

“红烛”老党员先锋队负责人钟中介绍了自先锋队开展的各类支教活动和获得的荣誉，希望与育新学校在教师培训、科普讲座等方面开展合作，以一流学科助力中学基础教育，提升“红烛”老党员先锋队建设。

高蓉感谢育新学校对“红烛”老党员先锋队的信任与支持，学院将根据育新学校的需求集中发力，组织老党员专家团队以听课评课为切入点，开展多种支教活动，推动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提升“红烛”老党员先锋队品牌建设。

张林瀛对“红烛”老党员先锋队老教授们退而不休，以赤诚之心服务于北京基础教育工作表示钦佩。他希望通过联建工作，发挥好数科院“双一流”学科的高位引领作用，发挥好老教授们丰富的教学经验、扎实深厚的学术造诣等方面的优势，对育新学校的数学学科教学工作给予精准帮扶，相信此次联建工作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闫振和代翔燕详细介绍了育新学校的整体教学情况和师资结构，期待红烛老党员先锋队的专家发挥学科优势和教学专长，帮助青年教师提升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同时为学生开展课后服务讲座，丰富学生知识，开阔学生眼界。

董璐高度肯定了数学学院党委对离退休工作的重视，介绍了数学学院以“红烛”老党员先锋队为依托，在离退休工作中取得的成果。此次与育新学校合作开展“红烛”老党员先锋队活动，希望以数学科学学院为支撑，吸纳多学科，开展包括讲课评课、科普讲座、心理健康教育等多方位的长效合作，离退休干部处也会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红烛”老党员先锋队的各项活动，发挥“红烛”老党员先锋队的示范作用。■

我校召开新学期离退休干部通报会

9月27日上午，我校在校本部老干部活动站101会议室召开了新学期离退休干部通报会。校党委副书记王大广出席会议并讲话，全校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联络员、各院（系）、单位退休工作在职负责人共计1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离退休干部处处长董璐主持。

王大广向老同志们通报了学校上半年主要工作及本学期工作计划要点。2023年上半年，学校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推进主题教育与深化立德树人、实施攀登计划、服务新时代首都发展相结合，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校区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本学期，学校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指示，努力培养造就未来的优秀教师和教育家；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发扬“攀登精神”，深入实施攀登计划，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具体包括：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凝聚事业发展强大合力；二是高质量推进学校发展，不断激发改革创新活力；三是筑牢三全育人体系，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四是巩固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彰显社会影响力贡献力；五是深化协同育人机制，巩固提升校园科学治理水平。

王大广指出，学校即将迎来建校70周年，希望老同志们继续支持学校、北京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凝心聚力，力所能及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最后王大广代表学校党委提前祝各位离退休老同志中秋、国庆双节快乐，阖家幸福。

董璐向老同志们通报了本学期我校离退休干部工作要点，即坚持围绕中心和大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离退休干部的思想建设和党组织建设；聚焦首都和学校发展，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优势作用；坚持精准理念，做好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等方面，扎实开展各项工作，为学校和首都事业发展增添正能量。并就老同志近期关注的事项与老同志进行了沟通。

北京高校离退休干部“六好支部”创建工作调研座谈会在我校举行



9月26日下午，市委老干部局组织指导处处长陈炳具一行，到我校调研高校离退休干部“六好支部”创建工作，了解高校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和遇到的突出问题，部分高校离退休部门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军出席座谈会，市委教育工委离退休干部处处长姚庆峰主持会议。

宋军对莅临学校的同志表示欢迎，对市委老干部局、市委教育工委离退休干部处长期以来对学校离退休干部工作给予的支持和指导表示感谢。他表示，学校党委一直高度重视离退休干部工作，将按照创建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以“六好支部”创建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学校离退休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

座谈中，市委教工委离退休干部处二级调研员杨旭汇报了教育系统开展“六好支部”创建工作的总体情况，重点围绕部署动员、自评自测、培育样板、持续推动几个方面介绍高校的具体工作举措，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并针对高校在创建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工作建议。

首师大离休干部党委书记、离退休干部处处长董璐介绍了离退休干部处按照“三结合”“四坚持”“五联动”“六路径”的“三四五六”工作模式，扎实推进“六好支部”创建工作的做法。北工商离退休党

委书记杨巧明介绍了与房山区南窖乡中窖村党支部联合成立桑榆金晖兴农服务站，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做法。北方工大离退休党委书记、离退休工作处处长赵永兵介绍了离退休党委从“整体谋划、活动组织、培树典型、发挥作用”四个方面入手，全面推动离退休党组织建设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感悟。

首师大数学科学学院退休党支部书记乔赤兵、国际文化学院退休党支部书记贺玉山、北工商退休第十四党支部书记袁小年、北方工大第一退休教职工党支部书记王包泉对照“六好支部”创建标准，分别介绍了支部在补短板、强弱项、亮优势、提质量方面的做法经验，并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创建工作提出了建议。

最后，陈炳具充分肯定了北京高校在“六好支部”创建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北京高校“六好支部”创建工作重谋划，创建工作层层发动，深入人心；重对标，各支部对照创建指标自评自测,明确努力方向;重成效，在支部自身建设和党员作用发挥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陈炳具强调，要将“六好支部”创建作为推动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北京市《实施意见》精神的重要举措。通过“六好支部”创建工作，进一步增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政治力和组织力，发挥老党员优势作用，为党和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会后，参会人员参观了我校老干部活动站。■

